

禹縣縣志

侯慕彝題

禹縣志卷七

物產志

凡物之數謂之萬百里之產巧歷不能盡也萬物皆以待用於人爲貴不關人用奚以多爲今志物產仍志食貨之意以物產之良枯知民生之利病今以天生者列前貴食之義也人造者列後賤貨之義也

植物門

吳汝綸深州風土記於物產以古釋今論者病其徒勞今首農產皆徇方言雖涉鄙俚亦資新知矣劉知幾史通以王邵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爲是謂布在方策無假推尋足

以知毗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竊有取焉自穀食外雜
植稱名間有取徵羣籍者焉

夏穫之禾

麥屬白糝麥

芒細殼脆皮薄麵多

紅脖雁麥

子白與糝麥同惟將熟時穗下皆紅故取像為

名紅樓麥

色紅穗大地肥穗旁生穗

拳芒麥

芒細短色紅皮厚

砧磔桿麥
蠅子

頭麥

上二麥相類穗皆短粗

紅和尚頭麥

皮色紅厚

白和尚頭麥

皮色白厚三

月黃麥

熟早收薄種者甚少

大麥屬米大麥

無壳

火燎毛大麥

芒短凡大麥下

種畧後於小麥成熟畧先於小麥用餵牛馬

豌豆

分白黎二色用餵驟驢

扁豆

形扁小堅硬歷久不

壞除煮食外又可磨粉

油菜子

油菜子秋種最晚夏穫花黃子小取油用

自古以夏熟為麥秋俗曰麥天又曰一麥敵三秋禹全境

皆宜麥麥之辨名雖多以色別之不外白麥火麥二種耳

白麥畏風風弱之地宜之火麥耐風風悍之地宜之凡義

讓鎮峯鈞陽三里皆多白麥而文風萬柏禮臨潁川鎮定

紫金錫章七里皆多火麥麥自秋分下種踰次年小滿而

後熟備秋冬春夏四時之氣成之遲故體特固嘗有八越

月不雨而有年者則以種時雨澤沃足根深蒂固而不可

拔故無害也諺曰麥收三場雨還要當年湯三場雨謂八

月十月三月當年湯謂下種尤要也自麥以外若扁豌豆

豆則地有宜有不宜者矣扁豆惟取製粉不能獨食種者

固少豌豆以飼畜用亦良多惟花時最忌西南風風大則

花敗無成矣自昔麥中或帶種扁豆謂之扁豆較子亦屬
寥寥近三十年來則以麥雜豌豆種之諺名猴跑竿比之
分種則成穩而穫豐蓋以相合相助氣力倍強即本種所
忌者亦不忌矣近今禹西此種盛行尙未徧及全境也至
油菜之種則農家之附屬而已

秋獲之禾

穀屬即稷種者穀雨種晚者夏至 七里香穀苗善發又杆
穀種之種立秋後以次而熟 小子白穀苗不發又杆短 大子白穀苗不發又杆
最佳者硬糠白米黃 芒長耐風杆糠大黃穀 杆深穗長餘老紅毛穀
米米暑同七里香 畧同黃穀惟 菠萊根穀苗出土四五寸色紅 柳條青穀名
老則毛紅餘同他穀熟甚早

皮繩頭穀穗細長尺許 打鑼錘穀穗短上 狼尾穀穗鬆而長 一把箭穀發

裂缸杆穀短杆 老兩口穀一穗結子有 青穀糠米 紅穀黑

穀以上二穀有黃米者亦可食 豆屬菜豆五月種 黃花菜

豆滋蔓亦 華葉菜豆蔓延宜稀 大角菜豆一名菘豆苗一

把箭菜豆角皆上浮多可 黃豆四五月種 青豆有白門黑

同黃豆一名竹竿青 豇豆紅者肥大作糕和粥

作豆腐豆宜作醬豆 蒸餛皆好白者畧小

黑豆屬七種種 八月炸黑豆同種 鐵翻杆黑豆大子黑豆

小子黑豆凡黑豆皆作牛 玉蜀黍分黃白 高粱屬紅米骨

朶黃米骨朶白米骨朶黃羅傘紅羅傘白羅傘以上六種

黑蕪菱穗半鬆 散頭英狼尾以上二種 七葉稗芒種種立

葉卽出穗此黍分白黃黑三色立夏稷植晚同黍有植
高粱別種種立秋熟可造酒 黍種立秋熟可造酒 稷種可蒸饅 稻晚水
旱之分秋熟霜降熟 蕎麥立秋種 脂麻屬一條鞭八大以一葉三
禹產極佳霜降熟 油四種皆以形名別有 落花生昔種小現種大 紅薯春
夏初栽秧秋熟黑脂麻白脂麻異同 熟近有植薯

田家作苦糶貴食賤故秋稼尤關民生穀於全禹皆宜而
玉蜀黍盛於西北境高粱環及東北南三面黑豆飼牛亦
其要也稻沿潁湧二水上流米哲長絕似鄭產其他小溪
亦往往種稻惜終無多蕎麥於粗糲中爲最善而在地不
滿百日俗有風花雨花焦花之慮此亦速成不堅牢之理
無敢有貪之者也禹之醪油專取脂麻於黃豆花生尙未

盡得其利至黍稷及青豇豆等止以佐食和味勿絕而已
菜豆自昔用多尤要在製粉自紅薯粉行而菜豆粉日少
矣且豆粉易敗薯粉不壞每夏日盛熱以粉置水缸中豆
粉則質浮水面而俄歸虛散薯粉則質沈缸底而益趨堅
凝蓋物質已變而真性不消豆結於梗本乎天者親上薯
結於根本乎地者親下也又薯連葉蔓並充人食是更百
穀所莫逮矣

棉屬長毛花短毛花美棉德棉

禹闔境皆種棉然率爲農之附餘惟負具茨山陽界錫章
鈞陽二里其地高燥縱東西盡四十里橫南北盡二十里

居民皆以棉爲歲入大宗則統而計之卽禹亦以棉爲歲出大宗矣凡農田皆忌砂礫惟棉則砂礫更宜凡農田皆忌重槎惟棉則重槎更盛重槎者謂重種也蓋一地之種麥穀菽豆須逐年逐季與爲更換此亦通其變使之不倦之意而棉獨不然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近年美棉德棉初入中國有驗之者曰新種不佳再種則佳此仍須得重槎之理惟謂沃壤亦成則非若舊棉之獨宜砂礫者矣姑志所聞以待考

於屬洋菸星菸

禹之種菸久矣到處皆間有之不孳孳爲也惟洋菸之興

不滿十年自襄境闌入禹之東南始則大獲其利遂蔓延及萬栢禮臨潁川三里幾於無家不種無種不多近且波及禹之西北奄有風行草偃之勢或有爲得錢買食之計小農至罄其田以種菸以賭梟盧之一擲夫天下固有明見其利而暗受其害者矣亦有分得其利而合成其害者矣聞之一畝之菸其工本抵數畝之禾今奪種穀之地以種菸穀以地隘而穫少分種穀之力以種菸穀以力絀而穫又少穀少而草亦少少則貴矣今穀價十倍於昔年草價更數十倍於昔年而人與牲畜遂交病原其故不必盡關於種菸也亦未必盡無關於種菸也嗚呼利害之說信未

易明也民國十三年禹境普種洋菸桿
草麥秸每斤價錢至五十文

蔬屬薑葱韭蒜秋末種之封溝畦中根白長尺餘名蒜苗
春末起薑尺餘抽食之名蒜薑根結曰蒜

芥數種起薑開花者名薑薑又有辣菜春
不老等名別種有根結實者曰芥砧礮茄葫子菠菜

蔓菁羣芳譜一名蕪菁一名葑一名須一名蕪蕪
一名蕪一名葑一名須一名蕪蕪

蒿原葵羣芳譜一名香葵一名胡葵一名胡葵
一名胡葵一名胡葵

芹菜蓮藕蒼蓮一名黑一名白
甘魯馬魯白菜即玉米菜即葶薺

地梨一名秦椒眉豆角綿棗

史記貨殖傳謂千畝厄菑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

等蓋言富給之資也諺亦有之一畝園十畝田此或田少

人多者宜之禹之為圃各異其趨大約城中地狹多種小

菜以供富貴之嘗新則物罕而利厚鄉間地廣多種大菜

以備人家之日用則價廉而售普昔之種菜或與藪藍相

更代今之種菜或與草藥相和揉皆所謂爭時也

瓜屬西瓜北瓜打瓜甜瓜東瓜南瓜一名倭瓜黃瓜絲瓜松瓜

包瓜菜瓜

果屬杏桃李梨棠梨花紅蘋果柰子棗酸棗柿栗子石榴

櫻桃橘柑毛桃銀杏核桃冬桃軟棗木李木桃木瓜

青門之瓜千載得名今禹瓜大者一枚可五六十斤甘冽

異常蓋必長其蔓以縱其氣定其胎以專其力壯其根以

美其味雖雨澤壤膏全仰天地亦賴有人焉能盡物之性

而後贊天地之化育所謂農圃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木果之肥碩類由帮接而成緣一氣則再衰三竭殊氣則彼此齟齬惟同類相合乃交借其力兩而化故一而神也今園丁皆爛帮接率得自習驗果林大者或動至數十畝漿柿鄭梨不得專美矣

藥屬

藥類不勝枚舉取其多者

紫蘇薄荷荆芥山藥百合白芷南星蕒

苾

一名猿肚草

白菊花海南參牛蒡子土黃薯瓜蒞地

骨皮蒲公英地丁旋覆花車前子蒼耳子三加皮何首烏
艾山查杏仁兔絲子麥冬白附子杜仲郁李仁三棱二丑
棗仁金銀花

萬物莫不有其相生相剋之力盈天地間其物皆藥也故常有本草所不載醫家所不知而匹夫匹婦得之試驗取之目前而神效不爽者矣禹爲藥材滙聚之區填滿街市猶糞土也故農家亦或漸其風牟其利深山大壑采藥者往來不絕其習用銷廣者或分稼穡之田以種之介潁川鎮定紫金三里中白菊白芷南星玉米防風荆芥嬰粟之屬動連畦陌與五穀桑麻相掩映杜仲森森成林紫蘇薄荷山藥百合海南參牛蒡子之類雜植蔬圃其餘或以花草養之紅藥當皆點綴風景者又往往而是也

花草之屬

舉其常有者

迎春海棠碧桃牡丹芍藥木槿百日紅

月菊玫瑰木筆玉簪女蘿鳳仙寶相六月菊芙蓉桂菊梅
耐冬龍舌虎鬚一丈青書帶草扁菊夾竹桃天竺豆竹屬
青竹紫竹墨竹慈竹鳳尾水竹淡竹羅漢竹

莊子曰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無用之用其
用大矣用莫大於養心而養身次之穀蔬之類養身者也
花草之屬尤養心者也若竹雖不花雅可醫俗則無用之
用而渭川千畝列於素封是又兼有用之用矣

木屬楊小葉柳榆椿松柏桐梧桐槐桑魯桑土產栗柘楸
棠梨楮檇椒棟

昔孟子陳王道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司

馬遷傳貨殖其數素封曰山居千章之材今禹到處童山
一望濯濯用是木價日昂重以遠販出洋比來之枯桐貴
於昔年之松柏故農家覩利國用儲材莫不講求林業培
養樹母十年之後應成計矣

農產物種地及產額表

里	小	麥	一畝	梁	一畝	稻	一畝		
名	種	地	產	額	中	種	地	產	額
文	風	四	五	三	六	〇	九	〇	五
萬	相	三	七	八	五	一	五	九	〇
禮	臨	四	四	六	一	八	九	四	四
穎	川	四	〇	三	四	八	一	六	五

鎮定五五四〇一六六四三〇一六七八八三六四五〇

紫金四四四三三三六三〇二五三三二七六二五五〇八〇〇六四〇八〇

錫章七〇四三二〇五六七二五二九二五〇七二八七二五

鈞陽四五〇六八八〇〇二二〇六〇〇七八二八三八三〇〇一九八六六

鎮峯四四四八三三二一九二五五〇〇四三四〇二八九九〇五四四五五

義讓五三〇〇九一六三一七二八五四三八五六三〇

統計四九八三三三三二七五二七〇九三〇七〇九一四六二〇九〇二三八二二〇

里大麥及苡麥一畝高粱及玉蜀黍一畝豆類及脂麻一畝
名種地產額歲獲中數種地產額歲獲中數種地產額歲獲中數種

交風七四二二四八二二〇一九五一五四六八八二二〇三三三四二〇

萬相五六四〇二三五六四〇四八七四一八五二二三八八二七三二〇六二五

禮臨八六九四三四七七四〇三〇七二一一三三七八七二五二〇九二四

潁川二六五四六四八四〇三六五〇一四六四〇三九二二八四〇二二

鎮定二〇二八〇三九〇六三八一〇六四七三七三六三五三九九二二七八九二〇

紫金二三五二四四一〇二六一〇八三三四〇〇三七一七三二五四四二〇

錫章一四三七二五八六一八八六〇二一二九一五八三七五八三七一〇

鈞陽六四三四一六〇二五二〇五〇〇二二〇〇二〇六七二五二〇〇八一五

鎮峯七九九〇一七五七二二九〇二一一七二三一九一四七二四一九二四二二

義讓七九〇六一四二二一八四三四二六九四一六一三三〇〇一七六二二

統計九五五九三二七五四一六二六七四七二一五〇九二五二五七五九一七二六二八二

動物門 董祐誠譏咸寧舊志載及螢蚊
蜥蜴今於飛走之屬僅志家畜

獸屬牛馬騾驢豬羊狗貓禽屬鷄鴨鵝

家畜之始皆野產也萬物莫不受制於人擇其馴者而畜之家久則安之矣以狎習之故人遂有以盡物之性而強之弱之化之育之皆歸之人矣夫物凡有雌雄者卽各有其傳種如驢生驢馬生馬等皆是也惟騾則非驢非馬介乎驢馬之間雖耳騾爲雄騾爲雌而不能施化蓋其生本由驢馬相交而成其先天之氣雜而不純故不再傳也如幫接之木其果雖結子而種之不出矣驢馬宦牛羯羊鬪豬善狗淨貓之術則又皆刑其陰以絕其生卽殺其慾而壯其體若夫鷄由卵生原由鷄軋而俗復有暖房之業

則衆雛戢戢全由人司者矣古之以畜牧博素封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今則家庭常畜皆廣運內國並羽毛齒革皆遠販重洋天下大利必歸農不獨穀貴一端也

蟲屬蠶蜂魚龍骨

物莫蠢於蠶亦莫巧於蠶蠶者衣之原也由賤達貴被服之美皆取給焉禹蠶舊種多屬黃繭二十年前始有白繭購栽湖桑乃比來繭日以小桑日以凋蓋湖桑喜水而此間高燥故遷地弗良也舊樹魯桑愈老愈茂物土之宜久驗益信矣椽之飼蠶魯山最著光緒三十年知州曹廣權

著廣種橡樹育山蠶說復購橡子試種西北諸山久之不

就豈果物土之不宜抑人事之未至也

曹廣權廣種橡樹育山蠶說序曰古

語有之十年樹木農學家言種樹利最速而蠶桑之利尤厚豫處中土湖桑不易得今大府已自湖州購運頒發各州縣禹人分得七百株將來轉相接種可以化為千萬株矣其分桑飼蠶諸法備詳於農政全書及近日農學叢書栽桑問答蠶桑芻言各種可以攷求而得其大凡矣客歲冬有自魯山來者為訪其地育山蠶法稍得其詳其法以橡葉飼蠶為自來農書所不載而其繅絲之利實為豫南土貨出產一大宗今年春分已自魯山購取橡秧於城東小學堂城內工藝學堂隙地栽植實行試驗並擬於秋間多購橡子分發各鄉茲特先將訪問魯山種橡法五條告蠶法六條刊布傳說俾各鄉里士民識文字者互相勸告凡有山地之戶可自往魯山購收橡子蠶種如法試辦逐漸推行蓋橡樹易於種植不如栽桑之難擇土既不必肥沃又無須勤澆深壅惟純石無土之處不宜布種其餘山嶺岡坡砂礫紫赤各土五穀雜糧不能豐熟之地皆可廣種橡子但使護養得法剪刈合宜五年之後便能育飼山

蠶且無接枝壓條採葉種種細法村莊勤樸之人皆可為之又初種三四年中仍可兼藝菽麥等類不失田家素常之利可謂有益無損至於育山蠶之法亦比育養家蠶工粗事易不過烘蛾布子初飼蟻蠶稍費心力及至上坡食葉以後只須勤察眠起謹防傷害時日既足即可收繭繅絲亦是盡人能為之事聞魯山蠶戶每育蠶子三筐約需食橡葉九千餘兜出繭約六萬枚一人即可照料惟當蠶眠復起移場就葉之時加僱一二人經理平時無須多人若出繭即可售錢七八十串如自行繅絲上繭每千枚約可出淨絲十一二兩以六萬繭計約得淨絲四十餘斤售錢一百四五十串中下繭繅絲稍少亦可售錢百餘串秋蠶出繭半於春蠶繭絲亦劣售錢約得春蠶三分之一總計一歲之入除去一切用費獲厚利者甚多現今魯山繅由張家口出口銷行俄國歲值巨萬禹境近山之地土不瘠於魯邑徧行開荒種橡出絲必盛州西北順店鎮向購鄰縣之絲織造綾帕運銷南省亦間自魯山販絲製紬何如自育山蠶坐收絲細利益聞魯山橡樹初亦只供薪炭之用無人種以飼蠶後因官為提倡由四川購來蠶種試行育養遂羣相效法竟成美利至今有將成株者樹伐刈

蓄條飼蠶取利者禹鑿隙地甚多西北一帶皆童山巫望
聯社會禁樵牧於湖桑不宜之地專意種橡庶吾山內之
民皆食蠶利以免向蜂之作蜜中邊皆甜全由百花之精
隅之歎豈非快事乎合中和之氣醞釀而成故入食入藥皆為上品而成毀無
常則養法有未盡也禹境三面環山而潁潁藍川諸流中
貫故魚蝦上市足供賓祭之用惟濱水之民頗知養魚之
利而未知種魚之法猶不足語於漁業也龍骨出禹西虎
頭寨附近處犢水兩厓間亦有之每一蟠則骨角齒牙全
具疑上世真龍所蟄窟滄桑而後地土壓蕪亘古不化非
若他處藥肆之龍骨以石質近似當之也此亦禹之一特
產也

礦物門

煤屬黃煤紅煤明煤

以色別

禹惟東面無山故亦無煤其他南山之陰北山之陽西山
之內外處處產煤北負具茨山抵五旗山出煤者由岵村
抵看花臺南起三峯山盡大劉山出煤者由虎頭嶺以越
神屋中則方山翟山瓦山佛山龍華山出煤之區不勝枚
舉山脈不同煤質亦異總分有煙無煙而己有煙俗名炭
煤無煙俗名瓢煤惟一槽深可四五六丈不等炭煤皆分
層厚或四五六尺不等炭煤較多瓢煤較少瓢煤昔稱桃
園清道光年間晉張九鑄來采父老相傳治水者闢三桃

花開出煤者閩三桃花開獲利極厚近則柏樹嘴瓢煤亦最擅名曾有采者以水大停工如沙石嶺水井老墳嶺沙灘亦皆瓢煤采者皆以無力治水而罷故諺曰水者窰之命也瓢煤之水但生地華不生天棚猶易治炭煤則煤層上下皆生水尤難治或水大兼天棚不固多費木料支撐致工本浮於煤值則折閱矣惟襄山大澗祖師廟前廟後等處多有小窰鑿石爲筒筒成可經三四年不壞其煤亦厚數尺皆土人結夥合作農隙爲之農忙則止但各負鋤鍬卽事諧矣不費木柱不僱人工其於窰皆童而習之賣煤則坐待窰底買者以煤值繫繩繩下則當值與煤仍

由買者繳取一日之錢一日分之更無賬目諺所謂住山喫山者也爲此者無大利故無大害若外山煤礦則利大而害亦大矣蓋他商皆由人謀惟礦事乃專憑地利煤質之佳否或可由積驗而知至天棚之堅脆與水生之強弱則終無準測又他商皆可隨本大小惟礦本須有大無小不足則出之息借息借多則直爲人作計利之歸己者後矣此煤礦所以虧多而贏少也而渴利之夫則必引贏者自以證慰此礦商所以雖虧而莫懲也斯密亞丹原富論金銀二礦比之拈鬮求購且曰智者爲國主計未嘗以礦勸民而常聽民之自擇設以法驅之國財常病人情計禍

不及慮福過之福所樂則望之過心所惡則思之不及此
采金破家者之所以衆也斯密氏計學鉅子而其言如此
今之煤礦雖與金礦有精麤難易之別要其利之無定則
一也則其利之無已者亦未始不一也或曰今時礦學日
精機器日巧昔之百病皆有恃以不恐是則其商本愈不
得少矣

金屬鐵鉛銀

攷職官表元設鐵提舉者二一在今之吧村一在今之白
沙鎮則禹之鐵礦自昔爲昭矣惜未盡其用今禹之鐵工
甚多小鑪則雜治鋒刃鈎環條片面鼻什件等物然皆熟

鐵爲之大爐舊有東西爐村原以其業名之也今則移於
方岡鎮其爐皆治農具耙齒犁鋌車瓦鋤鈹等每一爐一
年所出入錢畧抵萬貫一鎮之爐三四十盤其鐵則兼用
生熟由煤火成者爲熟鐵由柴火成者爲生鐵惟黨寨之
爐則純用生鐵其鐵皆采礦所鍊其器皆製模所治而銷
之廣者惟犁面鐸車輪三物諺曰錯販犁鐸餓死人蓋土
判剛柔故器別輕重皆因其地以制其宜遷地則不良矣
溯清道光時有張法禮者居屈溝依大雄山因富礦質始
專設犁面爐於上官司仿伊陽造法外售襄許葉鄧等處
後遂沿之及於黨寨自黨寨而西鐵礦質不可勝用惟鍊

鐵須柴而山少林木不給鼓鑄未免貨棄於地近歲有招
鄂工鍊鋼者鋼成甚合用其工旋罷是所望於當世之有
力者銀鉛大雄山產之廢鑛所在崖谷皆有今則產苗不
旺卅人咸望而卻步矣

石屬青石白石紅石石英青礫石透玲石寒水石玲瓏石
海虎石

大鴻山附近有石似南陽玉質白間帶翠點有取作指環
者甚可玩也橫山下有石光白如鏡可刻印章土門口南
石崖有石色兼紅白以之製硯盛墨可一二日不乾但質
微狃又楊洞角子山均有硯石惟愛鶴坪硯石尤爲細膩

鎮峯里八甲徽莊墓左右石似水晶色兼褐白狀如竹筍
長數寸圓可盈把外包礪石黃樞河上下與牛胆山麓均
出馬牙石爲製玻璃之料大木廠火龍池月灣出青礫石
爲藥品柏山柿園有無名異石及代赭石亦均藥品諸侯
山透玲石中有寒水石俗名狗牙石亦入藥又有黃石可
治胃氣痛輞山有玲瓏石似堅冰凝結又野貓洞臨藍水
厓有海虎石亦透體玲瓏置水上浮西高村之南有上水
石狀似草木花葉根莖宛備捫之始知其爲石也凡此皆
石之罕而可貴者也然山之所謂寶藏興焉者殊不在此
也惟夫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其值最賤其銷最廣者爲可

寶也最粗者如無量寺青石以充房料珠璣杵臼碑碣燒
爲石灰東北之無梁廟西南之象口爲兩大廠皆用給全
境又溢出鄰封乃前民利用之大者也其次則白石紅石
亦充房料又其在禹山杏山三峯山者又均充麵磨亦皆
用給萬家遠行境外至數百里別有城藥嶺碗藥山則皆
以供神屋製瓷因以其用得名者也

貨物門

布屬禹布

禹布之名馳於鄰省而行之尤以晉爲壑凡晉之票莊在
禹者皆兼買布其布初用本綫近年亦易用洋綫而精緻

則過洋布遠矣凡買布者皆與城內洋綫莊交易上市受
綫下市繳布不費現本亦無賒債此農家合宜之業也禹
布肇起於酸棗樹楊今則南抵郊界北渡潁流軋軋機杼
聲聞數十里分之而家給人足合之而一市萬貫但得四
方安堵其業之興未艾也

帛屬綾綢縐首帕

禹之織綵有沐綾沐綢沐縐首帕諸名色所提花樣亦多
且巧城內常有機房而大宗貨則在順店凡禹及榮密之
綵皆歸織戶尋常五百家操業畧亦數千人惟其工愈精
其貨愈偷不能招客須自販漢口時贏時虧所望一旦幡

然貨真價實雖不窺市井坐而待沽可也
陶屬神屋瓷及他處陶器

神屋瓷皆柄器也而為民生飲食日用所不可離以經商
論固不後於細矣其質料皆土產其工匠皆家戶其學之
極易其作之極速其值價至廉其銷路至普其常供需數
千人之役其成莊周六七里之街而使無財作力有錢鬪
智既饒爭時神屋一鎮雄於全境村莊者皆以製造柄瓷
故也若新鈞瓷之興等之奇貨可居非常業也至吧村瓷
則昉自金神屋瓷行而吧村之碗不出人間矣比年吧村
及新作瓷亦皆就近取材或與神屋有代興之望此外則
盆元逍遙店出盆孟莊出花盆皆器用之小補耳

附錄知州曹廣權瓷說

田藝蘅留青日札云均窰稍具諸色光彩太露有兔絲
紋火燄青

博物要覽有硃砂紅葱翠青俗名鸚哥綠茄皮紫者紅
如燕支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純無少變露者為
上品底有一二數目字號為記豬肝色火裏紅青綠錯
雜若垂涎色皆上三色之燒不足者非別有此樣俗取
名鼻涕豬肝等名是可笑耳此窰惟種菖蒲盆底佳甚
他如坐墩鑑合方餅罐子俱黃沙泥坯故器質不佳近

年新燒皆宜興沙土爲骨釉水微似製有佳者但不耐用

按志稱官窯除龍缸外青窯燒小器色窯燒顏色圓而狹每座祇容小器三百餘件民間青窯長而濶每座容小器千餘件民燒窯器九行前一行粗器障火三行間有好器雜火中詢前四中五後四皆好器後三後二皆粗器視前行官窯重器一色前以空匣障火官窯器純民窯器雜官窯塗密砌固使火氣全而陶器易熟不至鬆泄官窯之異於民窯如此

通雅云官窯土骨坯乾經年重用車碾薄上釉候乾數次出火釉漏者碾去上釉更燒之故計水營厚如堆脂不易茅蔑此亦民窯之不得同者鮮紅土不詳出何地燒鍊作紅器正喜間斷絕燒法亦不如前僅可作礬紅色

西紅寶石官窯造紅魚靶杯粉寶石塗堊紅鮮奪目似硃砂官窯作小壺大盃色紅如日

青用陂塘青產樂平一方嘉靖中樂平格殺路遂塞用石子青產瑞州諸處

蘇泥勃青官窯青花器用此至成化時已絕回青正德時大璫鎮雲南得之外國嘉靖窯御器用此其後亦不

能繼

黑赭石出廬陵新建一日無名子用以繪畫瓷器

御器廠分二十三作曰大盤作酒鍾作碟作盤作茶鍾

作印作錐龍作畫作寫字作色作團作泥水作大木作

小木作盤木作鐵作竹作漆作索作桶作染作東碓作

西碓作以上工役

回青搥碎有硃砂斑者曰上青有銀星者曰中青每斤

可得青三兩敲青後取奇零瑣碎入注水中用磁石引

雜石澄定每斤可得青五六錢以下醃料

回青淳則色散而不收石青加多則色沉而不亮每回

青一兩加石青一錢謂之上青四六分加謂之中青中

青用以設色則路分明上青用以混水則顏色青亮

油色用豆青油水鍊灰黃土合成紫金色用罐水鍊灰

紫金石合成翠色用鍊成古銅水硝石合成黃色用黑

鉛末一斤碾赭石一兩二錢合成金綠色用鍊過黑鉛

末一斤古銅末一兩四錢石末六兩合成金青色用鍊

成翠一斤石子青一兩合成礬紅色用青礬鍊紅每一

兩加鉛粉五兩用廣膠合成紫色用黑鉛末一斤石子

青一兩石末六兩合成曉青用釉水鍊灰石子青合成

純白用釉水鍊灰合成紅以西紅寶石為堊又有硃

砂點翠青花點色不同粟肥乃有橘皮紋起

瓷器用苧麻灰淋汁塗之黃色者赤土汁塗坯燒之用
芝麻稽淋汁染色則成紫

黑赭石畫坯上初無色燒之便成天藍呼之爲畫燒青
描金用燒成白坯上貼金過色窰爲礬紅過爐火二次
餘色不上金黃

金花定盃用大蒜調金描畫再入窰燒永不復脫五彩
用燒過純白瓷器續彩過爐火燒成

匣窰除龍缸大匣外其餘大小匣可燒七八件燒成計
薪五十 有一用卽損者有再用方壞者每窰燒缸匣

六層大樣二樣或蓋或圈皆燒香一柱旁以小匣陪之
三樣缸匣小則燒香二柱陪亦如之薪視前加十之一
羸溜火三日夜以小火一日夜止火三日出窰

坯入窰上下四角周詳審視有無疵謬必體質完美然
后蓋匣封固起火

以下
裝窰

窰座前寬六尺後如前饒五寸入身六尺頂圓龍缸大
樣二樣者容一口三樣者一窰結砌二台容二口青窰
比缸窰畧小前寬五尺後寬五尺五寸入身四尺五寸
每座燒盤碟中樣器二百有奇大者一百五十有六大
盃二十有四尺盃三十大罈十六七小酒杯五六百

紅窰溜火七日夜溜火如水滴溜續續徐徐然不絕而已使水氣收土氣和然後可以揚其華也繼以小火二日夜視缸匣色變紅轉而白前後洞然矣可止火封門又十日開窰約薪百二十 遇陰雨加十之一以下火候青窰溜火對日以小火一日夜候火色如缸窰火止封門則窰易冷首尾五日可出器每窰用薪六十 器大加十之二遇久雨窰濕又加十之二秋陽烈日即大窰薪可不加

大窰之中風火窰匠最勞溜火一日之前細心而已無所 力第二日緊火之後晝夜添薪不使忽燼忽焰炎

涼不均倦睡不能應機神昏不能辨色火有破壘走煙之失器即有折裂陰黃之患

紙屬綿紙竹紙麻紙稻紙

禹之造紙起明嘉靖時楊河人楊宗成楊宗孺二人合爲此業兩家子孫守之不替後更沿及莊頭村業此者亦數十家所造以綿紙爲大宗間帶竹紙銷路至廣在昔官署之案卷學舍之課冊零物之封裏窗壁之裱糊皆用綿紙以其柔韌耐久也近雖洋紙分占而宜者仍莫之奪也鄉里市肆多有零售近則禹城遠則汴垣皆有綿紙專店

附曹廣權植楮法

植楮法 楮卽穀樹土人謂之構樹其葉近莖處有缺如曲雲形採皮製紙爲日用必需之物豫土多產楮樹禹州亦間有之無人樹植州境楊河莊頭兩村造紙坊四十餘所行銷彰德衛輝陳汝濟南徐泗等處所用楮皮皆自南召魯山等縣販售來禹若於境內自行植楮以供紙坊之用可收溢利日本人初瀨川健增所撰植楮法簡淺易明特爲傳刊廣布凡山內土地不便種稼之處皆可如法種楮刈條取皮旣可行銷本境紙坊并於瀨水鄉村推廣紙業倘再設法改良別成佳製則其利更溥矣

種類第一 楮種數最多約舉之曰黑表曰男班曰白表曰青表曰鯁尾曰綴垣曰麻葉曰圓葉曰月高就中以男班黑表爲上

相土第一 種楮不必沃土若沙磧瘠薄之土但耕耘精密培養周至亦能繁茂惟陰濕之地不宜耳向陽及新墾地最宜

培植第三 清明後掘多根楮樹取其小根粗如筆管者切取之約長六七寸植之苗圃根埋土中土面露出五分許每離三寸植一本覆土後以足踏實之澆以糞汁而被以藁至五月芽發始去藁拔除雜草再澆濃糞

或尿水耕耘如法翌春移植焉移植之法穿方一尺深一尺五寸之穴灌以肥糞而後植之種子亦可生秧不如植根之佳

刈采第四 移植後三年行初刈於冬至前以利鎌刈割地面留殘株五寸許刈口宜向南俾受日光而背寒風刈後以廐肥及他糞料厚覆焉雪後地乾用火燒枯草及塵芥落葉於殘株間以除害蟲且肥土膏次年復生逾一歲再刈以後歲一刈焉

收穫第五 土地一畝半可刈楮一千五百二十斤剝取生皮五百二十斤製乾皮二百六十斤精製得一百三十斤以之製紙得六十五斤此條所列各數原書用日本權度計算今按用

國度量改合 訪問土人製紙者其取皮得紙之數與此畧同惟須分別楮皮良惡南名楮良每乾皮百斤值錢五千餘製紙五十餘斤魯山楮劣每乾皮百斤值錢四千餘製紙四十餘斤製出上等紙每斤約售錢二百文

效用第六 楮葉可代茶飲亦能作蔬菜充食膳枯株埋濕地澆米泔水生菌可食楮刈口所出之液以作字

色如黃金剝皮取纓可績為布

耗品菸絲條香

菸絲以禹造為最馳名城內多專業鄉間亦有作房菸葉取於南陽鄧襄各處所造分白建紫建紅淨諸色近自菸捲與面菸絲銷用畧減矣香則濱潁田莊諸村利用水磨

木末爲主和以藥料輸於南陽陳州亳州等處其他名香莫能與爭也

用品羅底楚子葦席桑叉掃帚

羅底出元穆村及其左近疏密隨宜用料有馬尾牛尾繭絲之異亦民生日用之物也故物雖微而銷亦至廣至於楚子葦席出南新莊圈底出方山桑叉出河莊掃帚出老觀營皆以一村之產而霑被四境民戶之用者也

禹以山岡平分下中上定賦而物土之宜不論肥磽各有其產以効用於人在昔太平無事時謠俗被服飲食養生送死之具畧足內供惟食鹽自外耳山富煤礦煤入地

之中絕幽鑿險而後出之尤多水害雖有明者不能洞見自昔業此者率貧賤無賴近則富貴學人亦涎其利雖重折閱不恤也其次惟鐵劣能生鑄不爛精鍊而無梁廟象口石炭禹山石磨亦遠行數百里外潁水別人者爲湧水兩水沿流皆種稻此外暖泉烏溪亦間種稻皆美不亞鄭米然於禹產止附品耳大抵夏主麥而菘豌豆牟麥從之秋主穀而黑綠黃豆蕎麥從之西北多玉黍東南多高粱舊有夏六秋四之諺此其大較也緣具茨大山地高磽礫則種棉一歲所入亦禹產巨宗也古城寺以東易井泉六穀外雜菽南星白芷菊花薏苡之屬要之其慣習爲常者

亦必有億萬衆之智慧千百年之閱歷以會之非一二人之臆見聰明所能勝也若其已絕而復續推陳而出新自無而適有則如鈞瓷久爲世珍惟神屋粗器接軫四出後有新鈞瓷者與亦遽見寶重賽會品題名馳泰西又如大芋昔止充食今則並取精製粉爲皮爲條與豆同功創自水磨河濱波及全境遠貨漢口近如洋菸來從海外初惟毗連襄許者菽之試得其利鬻鬻內向越城而西矣此皆遠不過三二十年近或十數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倡始者渺不知其誰何起自偏村僻地而奄忽風靡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史記貨殖傳所云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

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以今觀之猶信然物之貴賤無常則亦贏虧無定惟禹布之出竭一日之力僅成一匹一匹之利畧獲三四百錢無厚利故無大害而使老稚男女皆習其勤各得其用久久歸富因之家給人足美風善俗無以尙之昔之稱禹布者止曰酸棗樹楊後則橫起三峯山南盡萬柏北抵錫章各里機杼之聲相聞抱貿於城晨夕兩集交易論錢日過萬貫他市不及也課禹女紅布其稱最平惜乎洋菸盛而布業衰矣順店則織綾綢徒事粉飾其工益巧其貨益偷僅可外鬻不堪內銷若因而用之歸於密緻亦一大莊也其他蠶桑散布落落羈縻之勿

絕而已當光緒之末曾設學堂立社會易蠶種購湖桑迄無大效不足勸也若藥材則非禹產而以禹爲委輸者也內而全國二十二省外越西洋南洋東極高麗北際庫倫皆舟車節轉而至凡寒溫補洩之性金石草木羽毛齒革血肉溲渤之品入醫家用之務衡錢校分櫝藏什襲若球珙在商家則塞破衢棟露處山積若糞土然肇自乾隆間由密縣洪山廟遷禹之西關始每年一會盡三月一月閱嘉道如故逮咸同之際亳匪頻擾移入城內迄光緒寢熾而昌雖年分三會實終歲輦藥絡繹也近則寇亂無已兵賦悉索他賈相率閉肆藥棧亦有避徙而猶堪支柱者外

縣凡百藥店欲應醫病之需非有四五百品不給而其出處至多或至遠也惟禹爲藥總滙地至禹卽交易各得矣且禹之會規堅明約束至信不欺故外商亦不能棄而他去也又附藥會而起者舊有騾馬會亦始於暮春終於麥秋以西關爲會所衍溢至附近莊村環六七八里招客北抵燕代西極秦隴凡騾馬牛驢所聚一望若林富者以鬪健捷其餘以適耕騎牙行牌照給自州判會散繳銷壹是人畜飲食水草居宿之需皆旅客與其值而土人賴其利此畜產之不出於禹而亦大造於禹者也近則一城之大居民不聞有一馬一騾惟磨坊以策蹇供馳驅東郊之農

僅養驢牛毗近西陲至以人畊迴憶二十年前能無今昔之感乎吳汝綸作深州風土記物產志序賀濤比之於史記貨殖傳汝綸之意欲以農工商均受成於土固與史遷之旨異矣蓋皇古聖人皆創制以前民利用爲本三代下則分大人之事小人之事無相奪倫傳曰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而治天下有餘智孔子不以不如老農老圃爲嫌爲民計止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史遷云貧富之道莫之與奪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其爲傳多彰雜流不以責諸士也黃宗羲始爲無事不出於學之論得西人徵之故今之君子類能信之世變大而學術奇安知今不異於古所云也夫人性多以習俗而異物質不無遷地而良昔吉貝來自印度遂駕葛麻今之美棉後來居上此亦新說之所招也姑懸異說以卜大驗

禹縣志卷八

學校志

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不獨古者家塾黨庠術序國學然也
卽近世科舉之學極試帖摺卷之無用其所以鼓舞盡神
優柔俟至者亦莫不收漸摩之效王夫之論詩賦試士之
法爲近古意謂其賢者進於道而以容四海宥萬民而有
餘裕不肖者亦斂戢其喬野鷲攫之情而不操人世之短
長以生事而賊民其識深其說臈矣今新學方新舊學已
湮志以見蛻化之迹

州學在

文廟西明倫堂五楹東西齋各五楹儀門三

楹大門三楹堂東爲學正宅

舊在東齋室前明萬曆二十三年知州馬協創建寇燬清

康熙六年學正吉祥重建道光二十七年知州李嘉禮改建於堂東隙地廳室二十餘間

堂西爲訓導

宅舊在西齋室前寇燬清乾隆四十八年紳生捐貲重建道光二十七年知州李嘉禮改建於堂西隙地廳室二十餘間

敬一亭在堂後 明嘉靖五年知州劉魁建寇燬清順治十八年知州史廷桂重建 堂

列清世祖卧碑聖祖訓士文聖諭十六條摹刊文行忠信

四大字於堂左右清學校規制條教悉因明制無大損益

自宋以來修造因襲故迹凡有金石足徵者其得失可得

而言也宋詔州縣皆立學或言宋學在西北隅 無考 金貞

元中鈞州知州完顏守信建於治東大安二年重修 今東門內

馬神廟有大安二年重修鈞州廟學記剝蝕不可讀即金學故址 天興元年燬於兵元世

祖至元二十三年知州王顯祖移建

文廟於治西南

購金參軍李麟故宅爲之元好問爲參軍作友山亭記即

其地也州學隨徙文廟右

見元陳天祥鈞州新廟學記

蓋學以孔子爲

宗學必鄰廟唐舊制也順帝至元中知鈞州事李端文陽

翟縣尹楊泰衍重修廉訪使余闕爲之記

洛於天下爲中土而嵩少奠乎

其間以當天下中和之氣其山川之麗民物之美昔許由嘗薄萬乘之尊而惟樂乎是其地之特勝於他州可知矣

余嘗過浚儀思欲一至其州登箕山酌潁水以觀其人民與由棲隱往來之處卒牽於事而不果焉馬君誠淑今爲

鈞儒學正謁予合肥道其州縣大夫修學之政且願屬筆以紀其事余備位史氏凡山川風俗守吏治教之悉因所

欲聞而友平生所欲遊而不得者蓋余聞之五方之士厚

薄有不可同人生其間固以爲美惡之異而王者之教亦隨

其地以爲勢之難易也 州土厚而水深文王用之以成

相死沫邦之民一變商辛之化而桑間濮上之俗至其後世如此其敝由其風氣之偏故其民之浮靡難更歷數聖莫之能勝也鈞受天地之中氣其民之生宜無甚過不及之性而易於為善帝堯之教所以勞來匡直之者寬而使之栗直而使之溫剛而欲其無虐簡而欲其無傲要以約其情正其性使歸之中而已以今中州之地易與為善之民而邦君大夫興學以導之其化之易易猶轉丸而下千仞之岡操輕舟從大河而東也異時余苟得如余志以遊於鈞入其學觀於諸生之循循然交于其士大夫觀其文行爾雅遊于其鄉見其民之孝弟忠信以親其上事其長相與追道其賢兄弟未必不在於斯也學之功則作靈星門東西二廡及其遊息之亭其董率則吏目夷山張榮勤勞於事則陽翟縣尹大梁楊泰儒學正馬立信提調學校則知州事李侯端文也

明宣德三年學正朱鈺重修明倫堂齋舍堂後購民地建藏書室四楹

芳蓀修鈞州廟學記 宏治七年知州董傑重修嘉靖三十九年知州

邱整撤徽藩故宮重修明倫堂齋舍儀門大門州人翰林

院檢討陳東光為記 鈞之廟學在郡治西南乃元季買李

學育才時當草創因而弗改宏治中涇縣董公始病其簡陋匪制乃拓飭而更築之左廟右學規畫詳備且鼓舞勸相示之章程自是士知淬勵科級倍增中州稱人文者多歸焉迄今五紀有奇寢以摧敝頃自巳亥以來強藩擅寵肆虐勢籍威劫陵轍有司救過不暇惟守株待代不即黷貨自玷以得去為幸其視學校不啻秦越竟無能注意者故棟桷蠹撓塲瓦崩墜讀誦之地遂成蔬圃士氣銷縮士習萎蕪儒效亦就疏濶矣庚申春縉紳士方倡義捐貲營治適白溪邱公自江陵擢最來守茲土下車聞之乃瞿然曰學校教化之源守令有師帥之責者也是誠在我惡用動眾蒞政未幾乃不請於監司不勤於市肆撤廢藩之木石役羨曠之徒庸括輕罪之罰緩率作興事鳩工程能首先師廟廡次戟門次啟聖明宦鄉賢祠次明倫堂次齋次饌室次儀門學門以至廡宇號舍庖湍之所罔不易其朽腐正其危墮飭其浸漉惟懷永圖不事苟完規模裁雖無改於其舊而堅良偉麗則視昔有加焉工始於其年七月閱數月而落成乃率師生涓日行釋菜禮郡人欣喜相告環觀如堵有歌之者曰惟郡有學誰其修前有董公後

邱侯惠我人士教澤流箕山潁水教澤悠予時適從諸縉紳後得與于奔走因竊聞而歎曰懿哉侯之所以作人乎善哉人之所以頌德乎昔子產為政不毀鄉校三年而理國人誦之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教之夫子亦以古之遺愛稱焉以今之邱侯者擬之殆異世而符矣孰謂人心之不可以德感哉世乃有謂禮樂不如法度教化不如刑罰汲汲於簿書期會之能錢穀訟獄之理以苟且一時之聲利視學校為迂緩不急之務者其見不亦左與已學正舒君貴訓導樂君樂呂君元祺董君進翰率諸弟子過予問記以考引侯德予久謝史秩荒疏無文辭不獲遂次第其語而昇之侯名懿字朝勝浙之桐鄉隆人明敏宏毅博古能文以經術緣飾吏治有古循良風

慶五年知州楊作舟重修州人董世彥為記明季寇燬清世祖順治十八年知州史廷桂重建明倫堂五楹興詩立禮成樂三齋按學正吉祥創修儒學公署記言明有儀門四齋明一代科第盡出興詩齋門下

三楹大門三楹自為文記之古者立國造基先營成均尊學宮也漢承廢學之後郡縣

新學稱鉅廟後則率與郡邑宮府並營建云辛丑春予奉簡命守茲土甫下車謁先師廟庭見其門廡者墟然也堂齋茂草廩廩荆榛所巍然者一廟庭耳然且穰裸土激不葺且就圯予因喟然曰學不可以已矣是無之而可不學也而況乎一郡之人之學哉如之何其廢也居業無所典敦不先長上責也即地殘戶耗無為羨計寧不能倡之自我應之在若乎而或曰前之侯茲土者非無公也志者第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然後興學今公初蒞恐事勿能樂功無能勸與未遑也嗚呼信斯言也學迄無成而禹將可以不學哉予於是毅然請之節使沈公公曰子大夫之志也而予志也帑金五十庶其為多士先予遂用捐資貸錢鳩工飭材簡幹理者程書焉翳而芟之礪而繩之門其門廡其廡堂於明倫鐘鼓既設殿葺大成俎豆式虔繚垣迨迨堦所翼如朱榜漆筵丹繪黝堊凡費銀三百五十七兩錢一千二百緡木石灰漆塗刻共三千一百工工成延州士大夫以其節使公而觴之於堂以進言曰是學也非夫漢以來之所不能廢而歷傳勿替以至於今日者乎乃以前此之學初不知何時所創而一旦圯於寇焉曾幾何年而乃今奕然興焉是豈非成非難毀亦非易耶是豈非止吾止進吾進又豈非蹊間之路用之則成山徑之

茅舍之則塞耶顧始以為集鉅工者無渝時成教化者無
躡舉而自建遠成會不三月則知不銳決者無以成學業
不剛果者無以成功名雖然已成之緒不扶將傾既樹之
功不植將落禹諸士其進於斯以深念夫學之不可以已
也則推之由後其僅猶夫今日之學乎哉節使
公曰有是哉子大夫之言其勒之石以為記 雍正十二

年知州繆孔昭學正孫鑄重修明倫堂及東西齋儀門大
門道光二十六年知州李壽禮重修光緒二十七年諸生
集貲復修明倫堂

學額金源生員十人給民佃官田六十畝歲支粟三十

石金選舉志防禦州學博德洛棟亭各十五人餘十六州

各十人按金有防禦州刺史州之分地理志鈞州刺史

州且中元生員十人元史選舉志至元五年定生員散府

理志鈞州明廩膳生三十人增廣生三十人初月廩食米

人六斗有司給魚肉後增一石二歲三貢每試取附生無

定額明史選舉志清廩生三十人人歲食廩祿銀四兩增生三

十人祿等二年一貢每試取附學生十七人取入府學者

二人或三人無定額武生每試十七人學官金置教諭一

員直學一員元學正一員直學一員知州則加提調學校

衙明學正一員訓導三員清學正一員訓導一員學校常

費元以來則有學田時新鄭隸鈞州舊有官田贍學為豪

民侵據至元後五年僉憲伯顏按次鈞州追而復之以三

百畝歸鈞學學正吳廷實為記聖人之道昭若日星禮樂

尊祀之所以燁風俗育人材且詔天下凡廟學田土之所出歲以奉祭祀廩餼而修理焉鈞州之學金季參軍李麟之故宅因其齋遂購為泮宮垂五十年而未有贍給之士至元後五年已卯河北河南道僉憲公伯顏循行郡邑按次是邦行舍禁禮登堂勉勵聞其學無饒廩慨然謂曰師生弗克為養教將焉施且無以稱崇重意於是諮詢使州察案同知李昇進之曰昇初視事聞新鄭縣舊有田贍學為豪民侵據竟成湮沒殊無舉陳者似難追理公曰汝往第詰之或異詞有公論在既至具得其情以地悉歸於官民無憾意遂召鄉胥鄰保追搜審覈相其廣袤得地七頃五十畝復之白於公公命三百畝歸於鈞之儒學二百五十畝歸州之醫學二百畝隸新鄭邑庠募民播種以為歲計耆舊翕然喜曰田畝治然後可以勤稼穡金穀充然後可以施教化況禮義根於人心之固有不待平外求要在教養得其道耳繼今學有廩帑則奉祀育材有所給修廢補缺有所仰矣將見鈞之士惟學是趣飽於道德飫於孝弟忠信絃誦之聲錄庠序而浹閭里皆僉憲公作新之功同知及州牧贊助之力也是宜書然其頃畝四至恐歲久失其詳請紀錄以勒於石使後之來者知公之心感公之德且有所遵守而不至猶昔湮沒焉於是乎記至元五

年五月吉日立石 元亡學田遂廢明萬歷三年參政馬紀孫馬懋

捐田二十餘頃學使袁公嘉之旌其門 詳董世彥鈞州明儒學義田記

亡田不知所歸載在道光朱志者止二頃四十一畝有奇

雍正二年公置二頃七畝七分零嘉慶二十二年監生趙雨粟捐增學田三十三畝五分零 書籍有清

列朝頒發御纂諸書凡四十八種蓋學校與科舉相始終

者也明重科舉而必先其教於學校校官以鄉試中式多

寡為殿最逮清諸生不復肄業學官凡學官與士之入學

者曰師曰弟子皆名也明自洪武二年頒學校格式始

學官師生萃處生員皆專一經禮樂射御書數分科教習

日有程課守令月一考驗取所長學不進有罰在內監察

御史在外按察司巡歷到日考視學不進罰守令學官俸有差甚者管守令四十法至嚴也永樂十三年鳳陽朱鉉爲學正登堂講授諸生仰之滿考當去職上疏乞留卒業上許之俾留舊職見明王芳孫重修鈔州廟學記宏治間學正汪正嚴定教規晝令諸生升堂習禮夜宿號房講誦不輟時馬端肅公文升丁艱宅鄰學宮每五夜聞升堂鼓必加歎賞乾隆邵志嘉靖中陳東光修學記言有司視學校不啻秦越竟無能注意者故棟桷蠹撓墁瓦崩墜誦讀之地遂成蔬圃不及百年已非其初法久則弛守令奉行之過也清學官不復甄擇吏部按資選授後更准以貲進益非其人每試惟舉

入學附生爭印卷錢較量錙銖市道盛而師道盡矣然亦

由清制輕學學官祿薄歲俸四十金無以養其廉漸漬使然也

禹學二百餘年學官惟康熙時孫用正能舉其職孫奇逢曾孫家

學有源淵也其他未之有聞故科舉罷儒學隨廢

附鄉飲酒禮

鄉飲酒禮於明倫堂舉行之以知州爲主校官爲司正贊禮讀法以生員爲之大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敬老尊賢隆古制也明洪武八年頒鄉飲酒圖式令府州縣舉行於學宮清順治元年詔直省府州縣舉行鄉飲酒禮雍正元年乾隆二年復申崇其制乾隆邵志載其儀注朱志前

之意以縣縣皆有然存其大凡亦足考見一教化民俗之意猶深州風土記載明洪武學校格式碑也乾隆御志歲以正月望十月朔明倫堂舉行先時預推境內之齒德並茂者里舉之學公議可始薦於有司肅敬敬延屆期昧爽執事者宰牲具饌布席賓位西北東南面介位西南東北面主位東南西北面僎位東北西南面三賓在賓之右稍後位北南面衆賓在三賓之前稍右位西東面三僎在僎之左稍後位北南面司正在主之右稍後位南北面僚屬在僎之前稍左位東西面人一席賓以下序齒主以下序爵凡在西者皆爲賓東皆爲主而僎則鄉人士大夫助主人樂賓者也席既定主及僚屬司正先詣學遣人率賓以下比至首貢生員報賓至主率僚屬出迎於庠門之外三揖三讓而後升堂再拜就位司正行揚觶禮執事者斟酒於觶以授司正司正舉酒讀詞畢復位乃唱讀律令執事者舉案引讀律令者至案前北向立賓僎以下皆拱立聽聽畢各揖就位執事乃唱飲酒酒三行初行歌鹿鳴之章再行歌南山之章三行歌湛露之章乃起執事唱徹饌主東賓西贊兩拜訖至露臺行謝恩禮於是賓主揖而出主仍送賓

出庠

嘉慶後寢廢不行

按皇清文獻通考有過犯者不得干與違者罪以違制失儀則揚觶

責之以禮

書院之興自儒學衰始也儒學之師既無以教士而士乃羣移於書院禹書院穎濱最初明嘉靖間知州劉魁移建穎亭於東關穎水之南並築如斯堂額其坊曰萬古清流爲書院伊始然未拓也後圯萬曆二十二年知州史邦載因舊址作前後堂左右翼各四楹名曰穎濱書院四十年沒於水四十八年知州莫天麟撤其敝重建之前曰聚奎堂後曰大雅堂各六楹左右翼十有四楹堂後面水作紋漪亭四楹繚以周垣蔽以樹屏豎以坊表仍扁曰穎濱書

院前侯恪莫公重建穎濱書院記莫公自壽陽令擢牧
禹歲適屢禋公且宵日皇皇修禳採厘撫字閱歲而政
父民康再閱歲而政益父而民益康矣則亟謀育才而作
書院於穎濱既落成余同舉於鄉連君有道走書徵余言
勒之石往余從大父訓禹余故得習聞禹事蓋唐陽翟令
陳公寬初作穎亭於西郭今亭記存而址夷矣我明嘉靖
間郡侯廬陵劉公於含春門外穎水之南相其地坦平如
掌俯瞰則峭壁如削清波澄映更建穎亭暨如斯堂扁
其坊曰萬古清流而書院伊始然未拓也久之圯萬曆甲
午郡侯澄江史公借連年伯中丞公指點故蹟因復建書
院作前後堂左右翼各四楹而取蘇子由之號名之以其
草堂舊在穎亦以二蘇二連相比况也則書院雖重興乎
而未大也道壬子大水沒廬舍書院又復傾塌矣莫公政
暇登覽喟然歎曰此非育吾子弟地耶豈伊異人任何至
鞠為茂草也於是捐俸鳩材藏工庀物招匠氏而授以規
畫獎勤紉情匪棘匪紆撤其敝而重建之前作聚奎堂後
作大雅堂各六楹作左右翼十有四楹堂後面水紋漪亭
西楹繚以周垣蔽以樹屏豎以坊表而扁曰穎濱書院堅
緻完美翬飛藻潤不兩閱月而告竣焉公于書院則既大
之矣而建院命名必以穎濱公寧無意乎老泉曰風行水

上至文也而子瞻亦自謂吾文如萬斛泉源滔滔汨汨雖
一日千里無難至于由論太史公周覽天下名山大川文
乃疏宥有奇氣故史稱三蘇之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
由此言之蘇氏父子兄弟之文章見之乎水矣水之至清
者南最谷廉惠山泉北最穎水穎水出少室下之耿山東
南幾二百里至禹抱城三面又東南至下蔡入淮歸海源
深流長清淑之氣毓爲人文而公羣諸士於斯毋亦令誦
讀之暇寓目流水泠泠之清得文之趣耶於甘芳湛冽得
文之味耶於流澌泠泠石瀨琤瑯漲激濤喧喧轟吼得
文之洪聲細響耶於朝宗就下得文之勢耶於洋溢鼓盪
得文之氣耶於觸岸循崖廻流旋渦得文之曲折宛轉耶
於淵涵靜深得文之本耶於清光燦灑陰靄迷濛得文之
隱顯變幻耶於微風輕漾皴皴淪漣銀屋鱗空瀟泅汎悍
駭目而駭心得文之奇正相生不可摹擬耶於鳶飛魚躍
得文之機耶於綿亘流行千古而不斷得文之脈耶而公
之意不寧惟是川上之歎真見如斯成章之達取象盈科
水也夫非道乎道體固文體也學者卽水見道以道爲
則文以載道寧獨蘇氏庶幾沈酣孔孟而於公之至意有
深契哉史恪曰余於穎濱書院而知循吏之有禮聖化也
竊嘗讀禹志見寧州劉公端肅馬公惠愛勛猷

剛是名公鉅卿蟬聯不絕實自廬陵先後督課而培植之
繼以澄江亦復中振而何今稍衰也昔任長孫立校官而
郡中儒雅多顯拔曾子開興學校而養成人材為朝廷用
禹士即賢才非藉莫公造就烏能振拔自奮乎勉矣諸士
今而後雲蒸虎變如寧州端肅諸公者接踵而出
出吾知公造士之力雖數十世後實式賴之矣
天啟二年

鳳鳴於具茨山巡按御史邱兆麟疏聞遂即穎濱書院建

應鳳樓集禹密十八學髦士肄業其中兆麟躬親月試品

第甲乙崇禎元年兆麟巡撫河南屬巡按張鑛大梁道向

胤賢復加修造規制益宏詳州人王則古重修應鳳樓記明季燬於寇遂

廢治東南隅鳳臺書院清康熙二十九年知州劉國儒建

故鳳臺遺址也五十五年知州李朝柱改建之後為觀成

樓中為端本堂前為化雨堂東西兩序厨舍十數間鐫金五首

田七十九畝易名曰丹山書院上蔡張沐為都講著鈞談錄以

陸王之學開示學者弟子李經世劉玉威最知名乾隆七年知州

高鑿增地十七畝七分詳請聚星書院供給銀三百三十三兩月息以為修脯膏火及修葺之資歷時既

久經紀漸弛學舍幾湮蔓草道光二年知州許鴻馨月課

士於州署議修書院而未果四年知州朱煒集貲重修其

後因觀成樓故址為尊經閣暨山長齋室前為鈞臺講舍

及諸生學舍又前為化雨堂東西考棚又前為儀門大門

大門以東建文昌祠奎星樓凡正側房室七十餘間厨福

之屬悉具道光朱志官捐俸錢六百緡暨紳民輸貲統計

緡餘錢二千四百緡以八百緡置地一區以一百緡與地一區以一千緡發典一分生息五百緡二分生息每年計

得典息錢二百四十緡其舊存地一項八畝四分歲得地租錢二十四緡新置當實地一項七十五畝二分五釐共歲得租錢一百十六緡連典息統計歲得經費錢三百九十緡以資延師脩膳在院肄業生童膏火每課花紅獎賞官爲捐給一切延師考課之法釐定章程詳憲立案清立法鬻官乾隆以來知州多屬貲郎興學造士非其所知至是書院始復巡撫程祖洛爲記言修廢舉墜與夫興利除弊之事其始成若甚難如果出於誠意經以實心未有不底於成者又言余於書院之成進爲刺史觀且以風凡爲牧令者誠慨乎其言之也煒以儒爲吏篤志作人一時肄業諸生已彬彬質有其文矣咸豐軍興書院恆充往來軍帥館舍絃誦遂輟同治五年知州宮國勳蠲俸二千緡發典以歲入子錢爲書院膏

火資光緒三年大饑取母錢置田五百一十七畝有奇經費始充與諸生論文談藝孜孜弗倦然集士月課其中肄業無人也國勳去李樹基繼任凡十八年月課幾廢光緒二十八年知州曹廣權聘汲縣刑部主事李時燦主講草學約十五條啟之以程朱之學廣權復懼諸生見聞不廣而安於故陋也又刊布勸藏書說示以讀書涂徑原係在淇縣作并課馬士其年秋廣權以書院不足供諸生棲止別築穎濱經舍改書院爲校士館一月再課焉穎濱經舍在東關外因

留侯洞故址改修大成殿三楹兼益堂三楹院長房四楹助教房四楹齋舍蒙塾五十餘楹藏書室一楹亦暢軒三

楹門房三楹更房一楹測星臺五楹園場一區庖圍畢備
外有坐春亭奎星亭三賢仰高遺愛諸祠其修造費統由
官民蠲輸院長助教束修則由官籌措院長每年束修三百六十千每月火食月費六千自光緒三十一年為始每年由車馬項下提三百千由戶書收漕票費提二百三十六千遇閏加提二十六千由賓興餘款提一百千又撥署發戶書收漕搭棚一項九千三十一年九月通稟立案肄業生童蒙養學生膏火則由丹山書院義學地租撥給丹山書院改為校士館所有書院新舊公產及義學地皆合併入經舍計田地共二千五百二十一畝有奇除撥給文昌宮住持四十二畝外其新舊所定額租地共六百六十八畝有奇每年額租錢合五百一十六千五百九十文作校士館生童齋課獎賞並課卷一切雜費及經舍齋夫等役工食支用其餘田地一千八百一十一畝有奇作為經舍肄業生童蒙養學生膏火按地段分撥歸諸生收取課租自行完納糧漕書籍

則由官捐置百數十種紳士續捐置數百種正取生員十

名分為蒙塾師副取六名正取出缺以副取推補副取以備取推補童生八名

蒙養學生三十名歲終由官甄別以定去留羣師範生受

學於院長及助教羣蒙學生受學於師範生有合治之益

而無躓等之弊其自費生入舍讀書亦與挑選生童一律

課授每歲肄業達百數十人元明以來所未有也廣權自

為碑記光緒三十年三月望經舍工程悉竣此地因留侯祠故址前狹後濶中間廣三十二步縱六十步門

以內周垣八十四丈四尺中間大成殿三楹接以左右廊房後列講院橫舍旁及廚傳閤人執役之所居凡為棟宇

六十九所統費四千二百緡有奇門以外闢桑田一畝八分將以遊息兼治農圃此外學田舊有一千五十三畝前

牧宮君捐置一千二百八畝今稍附益之得三百九十五畝以一千八百一十畝歲分留學生五十餘人餘作常年

用度不給也自經始迄今二年陸續藏書五百餘種蓋規模粗具也有游觀者或曰朝廷維新採用西學此非州之小學堂乎烏虜學一而已焉有中西之名哉學記曰敬業樂羣充斯義類學在是矣孔門宗教首重言仁仁之交以人二其本義人與人相親偶夫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此仁者之事也人人親親長而天下平此羣德之至也近西儒哲學家於玄科間科著科之後更立羣學顯科其言知羣學之難必歸功於繕性與吾大學始格致終治平而一本於脩身大旨畧同此可見先王至德要道與天地同流與日月常新特禮失學衰吾宗教不振踵訛襲陋乃日趨於昧弱而不識其繇蓋羣學誠難亦去其害羣者而已害羣莫如私人各私其才智私其樂利甚至同室而可操戈獲鋤慮有德色若是天下之勢方病痿痺芸芸雖衆安有羣哉自古仁人志士傷心愛國其孤懷大畧且有不盡合天下萬世之公理者矧一身一家鄉曲之私見乎哉是故樂羣之量不勝充也羣之物理至難窮也苟非敬業則已尚不修何及於人亂不自戢何振乎物恥欲羣德日進先其秀者次及樸魯庶乎禮讓蒸為風俗則會友輔仁此其方已李君敏修比部紀營室顛末慨然述孔學源流以示諸生廣權不敏所願與州人士切磋相觀而善勿負同

志節書集錄姓名於石遂以為文記其事以附於後其將證他日所至之不同者乎留侯祠自明以來由州西南移訾巖鑿洞祀之訾巖上有仰高二賢遺愛祠康熙間知州史君廷桂所改建今作方閣祀於大成殿之東又有兼益堂同時州守劉君國儒建也近人黃君璟築亭於旁今並仍其舊題亭曰坐春又順治間兵備沈公荃修禊題亦暢軒舊額今建軒而新之
舍長李時燦記復舉古今政俗學知州曹廣權撰并書

教幽明萬事一歸於禮其言亦與廣權興學之意相關發

其文曰古之所謂學術者禮而已矣人材所由出也風俗所由成也唐虞之世成周之盛類以內修之身心外施諸政術太和元氣磅礴蒸虛無之教功利之說皆有所禁而不得施蓋禮之流行洋溢於無間先王之業所以為盛也王澤既涇孔氏之徒彌縫無闕流風所被衰周弱而不亡自是而後秦酷以申韓漢雜以黃老先王經世之典蕩然無存一二儒生守闕抱殘少有識制作精意耳佛氏者出竊其似以亂吾聖人之德天下之人靡然從之諛遁之說與聖經併行者且近千年宋二程子朱子修明絕學掃蕩廓清聖人之道日月重光身不遇主弗克以所學施當

時紫陽表章六經三禮之學乃有志未竟待述於後人近
百年來環海之傑於管墨緒餘憤自雄復竊其似以亂
吾聖人之用綜覈精嚴乘中國之極弊見者神怵目眩附
會其說且謂官禮復出也今上在位二十八年慨然有奮
出千載之大志明詔海內振民興學郡縣之吏奔走將事
思所以奉承詔意者長沙曹東寅刺史來牧禹州下車視
學因前牧宮君子猷之緒廓而大之清釐學田捐購書籍
馳書數百里邀予主丹山講席日聚州人士而教之嗣以
橫舍無多不足棲止來學相與訪東門穎濱書院已無存
者循穎而南得留侯祠穎水上西瞻二室俯挹清流刺史
慨然曰今有以養吾士矣因祠基闢之建大成殿三楹環
以齋舍有亭有堂有軒有圃半因其舊間植花木經始於
孟冬越歲夏初工竣顏曰穎濱經舍既釋菜刺史揖予進
之曰曷為一言記其事且示諸生竊思三代而下異端雜
霸所以遺主世運者由先王之禮亡耳禮者所以別聖學
於異說也所以殊人類於禽獸也聖人在上本學以制禮
聖人在下約禮以為學春秋之世禮亡於朝學存於野降
及戰國上無禮下無學而人道幾絕矣後世學者抱志孤
行破屋禦賊而終不克希古人之全體大用然則居今日
而欲振頽俗開太平舍禮奚由乎嗚呼周公師保萬民之

禮十七篇雖不必先王之全經而運用天理之蹟在焉諸
生相與究之極之服之習之神明以通其變異日應天子
詔出而黼黻休明使曉然知數千年禮義之邦迥異於列
國富強之餘謀則斯道之光也即或韋布終身而訓俗型
方亦將修孝弟抱遺經以俟諸來者孟子曰經正則庶民
與意在斯乎東寅刺史固深於禮當是時清方變法詔州
者書此質之其以余言為何如也

縣立學堂廣權創建經舍實舉師範學堂高等小學堂兩
合造之既病學者拘墟固習不曉當時之務無以成通才
又懼離經畔道惑於異說顯與名教綱常背馳乃與時燦

參訂師範蒙養學堂功課條例

師範一日倫理學 大學
堂章程恭逢萬壽聖節千

秋聖節教習率學生肅具衣冠行三跪九叩禮君臣之義
無所逃於天地必獻獻不忘而後可語經世之學古人一
跬步不敢忘父母妄言妄動以危其身非孝也尤必克志
古人乃為立身揚名之實大學堂章程凡開學散學及每

禹縣志

卷八

學校志

九叩禮畢學生各向教習三揖而退茲擬朔望行禮後
生相見皆以齒序勸善規過務盡輔仁之誼毋負氣相凌
母媒狎相謔謹言慎行衣服勿務華美飲食必甘淡泊若
服色不衷以及粗裸纏緝飲敗度皆宜切戒其嗜賭近
煙唆訟漁色凡有所犯立即驅令出舍二日經學董遇
有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每日授經諸童齊侍先為講解
同誦五十遍聽誦五十遍以壽記數四子書以章句集註
為主參考論孟註疏正義孟子正義中庸輯畧論孟
精義四書或問語類以及船山訓義松陽講義之類反覆
潛玩務盡其旨此窮經之本七經以欽定為主參考註疏
及近人經說先詩次禮記次書次儀禮次周禮次春秋三
傳次周易孝經爾雅以註疏為主參看近人經說宋儒有
言四子書五經之階梯宋五子書羽翼經傳不可不讀次
如黃勉齋薛敬軒胡敬齋之遺書以及王船山陸稼書張
楊園之書皆宜研究三曰文詞學 御選古文淵鑑御選
唐宋文醇詩醇及蔡氏古文雅正足為文詞楷式此外如
文選四六法海古文辭類纂凡代文粹經史百家雜鈔之
類皆宜精擇熟讀其體裁約畧有四曰詞令曰議論曰序

事曰詩賦序事詞令其用尤廣詩歌涵泳性靈萬不可廢
當讀楚騷次及漢魏唐宋名家專集四曰史學 考古當
以通鑑續通鑑為主旁參正史力不能遍史漢三國及明
史不可不讀紀事本末尤為簡要須參看史論一種船山
讀通鑑論宋論最為精確本朝須看東華錄歷朝方畧及
名臣專集日本泰西各國史志宜博考大畧五曰政治學
大學衍義衍義補九通五禮通考及歷代會要名臣奏
議之類本朝掌故滿載會典參看經世文編及律例約章
公法教案日報近人日記論著庶幾兼綜條貫兵農商礦
工藝近有專書皆宜博覽古子各以類求擇其精要讀之
如孫吳精深似經談兵者所必祖也餘仿是六曰輿地學
縣志瀛寰志畧前後海國圖志等書可以知今必明於山
川道里而後知體國經野之要左圖右書不可缺一先考
中國之要害次及五大洲之形勢各國圖志尤宜備覽七
曰算學 中法先讀御製數理精蘊華氏筆談前四卷及
梅氏方論平弧三角舉要粗習借根方法再覽天元釋
例筆談第五六卷及益古演段天元句股細草衍元要義
開方說諸書再覽四元釋例筆談第七卷及四元玉鑑細
草其餘項氏戴氏董氏徐氏夏氏李氏諸家專書均宜以
學校志

次博覽西法先覽數學啟蒙筆算數學代數通藝錄參看
形學備旨再覽代數備旨代數術幾何原本代形合參八
綫備旨三角數理代數難題等書再進讀代微積拾級及
微積溯源合數術各種天學如御製歷象攷成梅氏歷算
各種正續談天天文揭要天文圖說五緯交食捷算重學
如力學測算及重學體性圖說重學圖說測繪如測地繪
圖繪地法原諸書均宜分門研究又行軍測繪火器真訣
拋物綫說之類通於兵法西人格致諸書通於工藝算數
尤多名理皆宜兼習八曰衛生學 平旦夙興動作習勞
卽養生家第一義若晏起疲茶終日昏昏養成驕惰非惟
不足任事亦且寒暑易侵先儒主敬法言主一無適心不
走作則行步坐立自受規矩霍光不學而止進有常不失
尺寸所以任重語云勞則善心生陶公運甓古法熊經鳥
伸之類蓋養生家君逸臣勞之說也飯後課餘操習乘馬
演鎗諸法當務之急猶古射御終日節嗜欲定心氣無惰
慢之容於衛生體操之學尚矣 每人置日記一冊日間
讀書若干葉鈔書若干葉日記若干條備載於簿五日呈
院長批閱每月總計讀看鈔書在六百葉以上日記在二
十條以上方爲及格凡讀看各書務須專一此卷未終勿
及他卷泛覽者不准計葉每月官齋課外於初九二十四

日課雜文一首用規所得諸生或與會所及議論歌詠隨
意爲之卽書日記冊上古人文字佳者往往不在應試之
作有爲無爲之分也但不得一向沉溺凡功課各條莫非
當務之急須風雨不移如力有不及或可經史分日以期
專致立記過簿一冊存院長處凡有違棄宗旨干犯條約
及倫理學有缺者隨時記過功課不能及格者月終記過
統俟年終核
算以定去留

蒙養學生一日修身學 凡恭逢萬壽聖節千秋聖節朔
望祀至聖先師均令隨班行禮使少識君臣大義爲學嚮
往登高臨深古人所戒危險必不可近庶幾舉足不忘親
之意坐必疎直勿得交股搖足同坐必序齒立必拱手正
方行步要安詳穩重必後長者出話要從容高朗毋詭此
皆立身之要爲師須時爲指示使知檢束以爲立德之基
盤櫛必以時衣履均須愛惜晨起後衾被必摺疊整齊飲
食必有節飯後散步片時再令入塾揖必深圓拜必詳緩
恭敬進退周旋勿得急迫庶幾容止可觀書籍筆硯皆令
頗放有常讀書必口誦心維疾徐中節句讀明晰琅琅可
聽寫字必懸腕不可潦草窗壁几案文字間尤不得塗抹
爲師者宜隨時禁止二曰經學 讀經之序孝經四子書

詩禮記爾雅書儀禮周禮春秋三傳周易一門數人同讀
一經師為講授同誦五十遍自誦五十遍兼講授朱子小
學次及近思錄宋明諸儒專集每日講授字義皆本說文
庶識六書之意三曰文詞學 古文以古文雅正為善本
古詩以小學絃歌為善本師日為講解一二首漸示以詞
令議論序事之法初學作文或令將所講授書聯屬成說
或令擬古人小品之文讀文先讀小品最易學步書札如
陳文恭培遠堂手札之類最好四曰字學 每日習楷書
一百字稍長漸習小篆並學繪圖五曰史學 先為講解
稽古錄通鑑輯覽高等講通鑑及紀事本末兼看史評一
種如東萊博議范氏唐鑑皆好張溥歷代史論可以記事
但不必效其為文萬國史記之類亦可涉獵一種知其大
略六曰輿地學 先讀歌訣書如地球韻言之類而後知
環球大概山川經緯又必學繪圖而後可默想而定其位
為師者按圖隨時指示為之援引古事則更易省記再細
攷本省形勢然後漸及外省漸及各國併須兼讀地學歌
訣等書七曰算學 先習加減乘除通分比例開平方立
方及九章各術再習代數一次二次方程及天元開方再
及三角八綫對數測量諸法習代數時兼習形學繪圖算
學之外并須兼及粗淺天學誦天文歌訣及經天該之類

併學識恆星攷驗日月五星行度八曰衛生學 古者學
樂誦詩皆於童時為之不抑其情而範以天則所以衛生
者亦不外此古人之教即古人之養也茲令各童課餘習
為舞蹈飯後整隊百步以彷彿舞象舞勺之事灑掃應對
小學始功習勤可以治惰折節可以治傲曲禮內則及管
子弟子職所言猶可施之今日使童蒙等熟讀講肄學習
試行 右凡童蒙每人置日記一冊書記功課少長者令
其自書幼者師為代書每日講授之書次日令其試說庶
幾知所用者師為代書每日講授之書次日令其試說庶
師為聽之有遺忘錯誤合其檢看每項功課完畢即令出
游片時以節其勞衣服飲食時其飢飽寒煖之節而教導
之為師者必視如子弟而後親治受教每官齋課日童蒙
等未能作文或課令默寫所讀經文或令將所講書敷衍
成說不拘字數擇其優者少給獎賞以示鼓勵立記過簿
一冊各交其師終日無過及功課無缺者即以硃筆圈記
遇有違犯條約及修身學有缺或日課不足者隨時記過
以墨筆圈記月終計其分數多寡而賞罰之賞以筆墨之
類罰或令其獨任灑掃數日或祀先師不令隨班毋得橫
施夏楚蓋必使其尊崇經術先道後藝皆以培養根本為
知恥而後可教也

先務并學田勒爲一書因自序其旨曰今上詔海內興學各直省州縣皆設小學堂恭繹詔意蓋將以變易近日文學虛浮之弊期所在多得器使之才漸升於大學以供國家之用其間有志略過人感時奮興之彥則相與宏濟乎艱難也然則州縣承詔奉行其可苟焉已乎廣權忝牧斯土下車視學清釐學田甄錄髦秀特延聘汲縣李敏修比部主講丹山書院比部當代高賢也以世教爲已任政餘相與訪此邦舊宿則平泉沒世已久憑弔遺壟慨焉封樹居常與州人士接僉以書院橫舍無多祇於月試其能病其不足涵育而風厲之也謀所以擴其規者東門應鳳樓

舊有潁濱書院故址蕩然明直指邱兆麟行部課士遺碑故在南涉潁水之濱有留侯祠彙爲官僚修禊之所其地右帶清流曠覽平疇養士其間宜也乃因祠基闢爲學堂移碑樹焉經之營之凡百麤定與比部商榷條教招納生徒蒙童肄習其中大小相維聚而講學新鄭閻君柳堂篤雅君子史學精博亦邃於算延爲分講於是乎師資之益幸而得人顧茲事體大經始既難圖終不易且非僅有精舍若干楹藏書若干卷集學徒若干人遂謂學興而效可睹也抑存乎其人而已所願此邦人士守茲刊布程則其維持附益於無已居學者相與有成卽鄉塾亦蒸蒸翕然

從風仰副朝廷育才之至意毋徒以其名也烏虜化民成俗其必由學無論所居何世不易斯言何況今日士氣渙散人才消乏邪慝生心而害於政若相獎以功利權謀祇益之亂其與於宏濟者幾何哉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旨哉言乎學堂落成命曰經舍竊取義於此請申爲之約若唱率不先扶導無方便一方才俊困阨於孤貧固滯於聞見者有司之責也然或沉溺陋習不肯自拔或苟且趨時不求自立則承學者之過也且不學勿論已苟知嚮學而無好義後利之誠與樂善觀摩之意迺以爲禽犢爲販鬻拾人糟粕而塗說之甚者辨言僞行殺亂是非如斯之倫

器使之勿堪士類之穉也應其懸爲厲禁庶幾興學而不益滋人心風俗之憂也平復於鄉里多散有益風化之書凡數百部又約選格言名曰訓俗擇要由是風氣漸啟人始通讀書塗徑駸駸知向學矣三十一年廣權去官明年

經舍功課條教盡用學堂制其意遂微其外曰白沙書院

在縣西北鈞陽里白沙本興國寺明嘉靖十一年知州劉魁改建州人張鯤爲記清苗裔振李經世重修程朱祠三

楹暨大門登封耿介題額康熙五十五年知州李朝柱重修州人劉玉威爲記曰朝山書院在縣

峯里玲瓏堂本清涼寺明嘉靖十三年州人曰儒林書院

張鯤改爲書院知州劉魁爲記後復爲寺曰儒林書院

在縣南里元楊可道建明嘉靖七年知

州劉魁復建於東北隅延州判李冕爲主講後廢曰西

溪書院在縣西南文風里太平庵明嘉靖州人戶部侍郎

任洛建後復爲庵見乾隆時州人張宿源重修太

平庵 曰東峯書院 在縣西鎮峯里順店明嘉靖十一年知

記 州李朝柱改佛寺重建置地三十六畝七分七釐 曰仙

棠書院 在縣西南文風里岡劉村本無量寺明嘉靖十一

文刊石後復 曰甘棠書院 在東關康熙間知 曰穎川書院

為善財寺 曰甘棠書院 在東關康熙間知 曰穎川書院

謙建乾隆四十年重修嘉慶二年重修生員王寧波記 曰

育賢書院 朱志在縣東南禮林里孔家樓本關帝祠乾隆

曰望峯書院 在縣西義讓里方家岡清乾隆六年民建六

倡義重修知州 曰方山書院 在縣西鎮定里方山本三教

許鴻馨為記 曰方山書院 在縣西鎮定里方山本三教

言儒釋道無一堂并祀之禮奉旨頒行天下令各立廟釋

道兩教不得與至聖并列三十五年改建聖廟道光四年

生員彭錫三等創立書院置學 曰穎南書院 在縣東南穎

田四十餘畝諸生劉清越為記 曰穎南書院 在縣東南穎

清乾隆五十二年知州蕭應銳據紳董創建捐地一百 曰

五十畝延州人王聿修為主講聿修有記後改義學 曰

環穎書院 在縣西北鈞陽里沙陀王村本三官廟清乾隆

建書院光緒初地被水冲書院中 曰藍陽書院 在縣西義

廢後因地淤出復設國民小學校 曰藍陽書院 在縣西義

店本文殊寺清道光三年 曰養蒙書院 在城南街本知州

知州許鴻馨改建並記 曰養蒙書院 在城南街本知州

義學也

清道光四年改修義學 白沙以下其未廢者號曰書院實

義學也

禹有義學肇始北宋縣人張康節公昇 宋史畢仲衍傳仲

昇縣人也方鎮許請於朝欲興辦校既具材計工又聽民

自以其力輸助邑子馬宏以口舌橫閭里謾謂諸豪曰張

公興學而縣令乃因以取諸民由十百而至于千萬未已也

如取宏治之不辨白直矣會攝縣事即逮捕驗所與鄉學治五日得其姦言於昇流宏鄧州一縣相賀

今無考乾隆邵志載元州人王道衡湧泉里義塾夫子廟

始終辨惑記他里義塾無所見明洪武八年詔天下立社

學宏治十七年令各府州縣建立社學舊志不載有司或

未奉行抑志失之嘉靖九年詔府州縣勸導僧徒還俗受

業錫章里三甲李黃村東明史世宗本紀選舉志均不載

又史失也知州劉魁奉詔毀境內佛寺三百餘所建社學

九十五處義學始盛州人郭學書撰晴川劉公遺愛碑略

編為新民因而改建廟二祀禹湯以鈞二王肇迹地也設

會所四十四示民有約勸民有歌社學九十五敦禮教讀

諭以訓導教約月朔望則會課歌詩習禮書院五瞻魁江

以學田導以學約學說暇則與諸生討論絃誦四聞

西秦和縣人受業王守仁之門所至扶植名教學者稱晴

川先生其改佛寺建白沙書院仙棠書院皆立正學祠祀

二程及許衡以三子皆中州產也奉安神位告文闡明崇

儒拯愚之旨其言絕痛白沙書院二程告文曰惟二夫子

花隨柳豈偷少年之閒弄月吟風自得吾心之樂誠無不

明博而能約其敬身也肯少戾乎規矩方圓其體道也實

有見於鳶魚活潑距詖放淫抽關啟鑰謂異端聲色不遠

之則駁入而聖門榛蕪必闢之然後廓乃揭天然之理皎

如星日乃辨似是之非精入毫末於是士有所宗師人不

執槌鑿皆知外倫理以為深微者既非顏之卓坐禪定而

驅其徒以歸農轉傳鉢而振鐸庶幾觀書院之聿興瞻德容之儼若莫不易聽而改觀或者是非昨所貴乎二三子者來游來歌是儀是度期增吾道之光用副斯文之託使齊民得以景行去異教有如振落則有司此舉不為迂濶而足以慰二夫子於冥漠也謹告 仙棠書院程許三先生告文曰達道有五以立人極與天地參惟在這些其何能逃口口合一所以君子乾乾終日寸膚一髮皆有所受豈可毀傷陷於禽獸體全而歸乃為無咎所以曾子啟其足手先王之教聖賢之學於斯二者以求真樂惟彼西方則異於是毀體絕倫以為無累講寂談空自稱高妙不自知口得罪名教中國何為大淪於彼日改月化波瀾風靡後來其徒浸失其宗罔知心性利欲交攻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妨道害義誰知其非明明天子憫其迷誤詔我有司其善勸諭乃進於庭播告惟謹大哉王言汝其自省衆皆泣下唯唯而退各反其廬以婚以配攜其室家歡欣舞蹈迴顧轉念猶恨不早雅風大行俗尚易變人性之善於此可見乃改梵宮而為書院乃陳俎豆以祀先彥惟三夫子卓然中上學術淵源上繼鄒魯闢邪崇正同功一德表率吾人其儀不忒凡我同志口何所事希賢希聖以願求其至天德王道曰惟謹獨於乎斯言敢不三復謹告 願

所置社學散在坊市村落間後以稽察漸弛大率名存實亡復倫為寺逮清惟禮臨里存清流社學題額其他社學故址一無存者康熙五十五年知州李朝柱既修丹山白

沙東峯三書院復借寺觀獨俸設義學其示曰籍維辟雍泮水羅侯

甸之英賢遂序黨庠集比閭之俊彥既定國學以勤宣教化又借鄉塾以扶育人材自昔已然於今為烈間考禹郡舊志向有社學故址顧自兵燹之餘鞠為茂草繼此茅茨之蓋半屬民居講舍久已榛蕪國人何所矜式本州謬叨民社之重寄口遵朝廷作養之隆心爰假祇園亟宜肄業特延端士用備師資堂廡不廢經營修脯聊為割奉第念佩觿佩牒童子之容遂方深青佩青矜都人之佻達已甚合行曉諭為此示知先之鄉保之勸與繼之地鄰之舉報或摘葉而誇作賦之能或鼓篋而攻揣摩之術或賣如倪子帶經而鋤或勤若畢誠燃薪而讀甚至父事牛醫不得黃叔度之雅量即令身為牧 何慚王羲伯之詞宗統遠近以如歸合大小而于邁譬諸躍金飛鐵成就陶器

枯木朽株悉遵繩墨將見秋絃夏誦小儒皆三峯之良抑且日就月將鄉學儲二驥之選游焉息焉伊可樂也無怠無荒尙其勉旃朝柱去官義學旋廢載在乾隆邵志僅存三處曰神垕義學曰湧泉里義學曰王家村義學道光四年知州朱煒設義學十處分置十里六年布政使栗毓美檄州增設義學廣資教育各里復設義學二處在城二處十年禮臨里又增設二處十三年署知州嚴芝復設潁川里呂祖閣一處大王廟一處凡三十有六處其無學田者歲籌官錢四百緡資塾師脩脯其塾師歲終考驗勤惰定次年去留稽其授徒多寡給脩脯并詳列師徒姓名及有無增設報大府條教約束非不嚴明也顧朱煒去義學又廢光緒

三年歲大饑知州宮國勳蠲俸置田六百九十畝有奇城

鄉分設義學十七處

丹山書院存分撥城鄉各義塾地畝碑

自義塾置田人

始利其利國勳去後官不復稽察塾師去留惟聽從於丹山書院之齋長甲爭乙奪訟訐朋與桀者攘爲已有幾同乾脩二十八年曹廣權爲州悉括其田歸潁濱經舍義學乃廢

學堂所以興爲救廟學書院義學之敝也禹自光緒二十八年曹廣權建潁濱經舍師範學堂高等小學堂始肇其基乃首標其旨曰學堂之設原爲興起人心化成風俗起見復古卽以救時務實而非觀美又曰諸生置身庠序非

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方不蹈離經

畔道之習意至慎也三十一年因三峯山陰太平庵立實

業學堂廣權跋題額曰據乾隆時州人張宿源重修太平

庵記云三峯山陰留侯洞自前明郡守徐公改遷

穎水上遂廢為庵有任少司農西溪書院在焉證以州志

學校志詳列書院義社廢者亦存其名而不載西溪古蹟

志留侯舊洞在州西南老子堂右與記微異攷治行傳載

任洛號西溪官至戶部左侍郎引退屏居順鎮別墅陵墓

志載侍郎任洛墓在太平庵北今詢土人留侯洞蓋三徙

太平庵旁或亦有任公別墅人因以西溪書院名之與志

慎傳信耳又據記云嶺北即馬端肅官賜園明農堂故址

今仍因庵東院宇闢為實業學堂以景賢與學既題額廳

事并考後徙丹山書院專習蠶桑易名曰蠶桑學堂

宣統三年

是年秋科舉罷用賓興錢設初等小學堂四所初德宗

詔興學堂首京師省會而州縣小學堂章程未定也穎濱

經舍初成師範蒙養學生功課條教廣權皆遵京師大學

堂章程而變通之其後奏定小學堂章程雖下科學教師

無人未能悉如制也三十一年卒業師範學生歸自大梁

穎濱經舍始盡用學堂制並設師範傳習所明年知州蔣

楫熙置勸學所教育會改師範傳習所置師範學堂擴穎

濱經舍添築講堂齋舍四十餘楹儀器圖籍益具繼置巡

警學堂復籍廟產置小學堂十餘所楫熙吳人曾隨出使

日本大臣駐東京號曉新政者也自是人傾歐化四鄉小

學堂以次而多逮清亡城鄉小學堂凡九十八所而女子

小學堂居其二焉民國寇興空穎濱經舍不居不二十年

盡毀為墟並留侯洞名蹟亦無一椽之遺一木之茁視清
季變法又一風教矣

城鄉小學堂表
民國十二年調查

城區	東區	南區	西區	北區
第一校 馬王廟	第一校 呂祖閣	第一校 十里舖	第一校 郭樓	第一校 古城寺
第二校 養蒙書院	第二校 張莊	第二校 梁北寺	第二校 火龍廟	第二校 無梁廟
第三校 清真寺	第三校 金張	第三校 童村	第三校 方岡	第三校 郭莊
第四校 汪姑堂	第四校 永國寺	第四校 太平庵	第四校 方岡	第四校 閣坡
第五校 倒坐關帝廟	第五校 張潤店	第五校 府君廟	第五校 東爐	第五校 蔡寺
第六校 太尉廟	第六校 郭連鎮	第六校 影壁李	第六校 正覺寺	第六校 朱閣

第七校 忠烈祠	第七校 山貨廠	第七校 羅坡	第七校 順店	第七校 淺井
第八校 關帝廟	第八校 單莊	第八校 善財寺	第八校 興國寺	第八校 罵鴛溝
第九校 大王廟	第九校 三里莊	第九校 張得鎮	第九校 康城	第九校 八里村
第十校 八蜡廟	第十校 大王廟	第十校 子房寺	第十校 柳河	第十校 散駕村
第十一校 關帝廟	第十一校 孔樓	第十一校 劉樓	第十一校 二郎廟	第十一校 井王
第十二校 萬壽宮	第十二校 鈞陽宮	第十二校 大廟岡	第十二校 邊樓	第十二校 李黃
第十三校 觀音堂	第十三校 水陸寺	第十三校 柳村	第十三校 西柳村	第十三校 常莊
第十四校 文昌閣	第十四校 彭莊	第十四校 張得鎮	第十四校 逍遙店	第十四校 山連
第十五校 留侯洞	第十五校 崇玄觀	第十五校 朱集	第十五校 老君堂	第十五校 書堂廟
第十六校 聶政塚	第十六校 凹李廟	第十六校 張得鎮	第十六校 楊店	第十六校 盟山廟

學校志 卷八 三五

女子校
土地祠
節孝祠

第七十第校
岡孫
塞畏廟
岡樓

第七十第校
董村店
姜村
蘭溪
鴻揚
包爐
郭寨
賈灣
沙陀
留岡

第七十第校
逍遙觀
大悲廟
王莊
曹樓
白馬寺
課張
湫水廟

禹縣志卷九

經籍志

乾隆邵志志禹藝文但臚列書目及作者姓名漫無題識而別彙錄詩文謂為山川潤色意良善也惟於體例有未合焉道光朱志改從隋書名經籍志而體例則上仍畝固茲故遵用而多所增正凡四庫著錄者各列提要於其左或見於他書亦必引據以為品隲否則斷以己見焉此外寓賢在禹之作亦為收入邵志起例朱志仍之今更從之惟別附諸邑人書後庶主從分明耳嗚呼懸呂覽於國門不能增損一字讀韓非之名篇恨不與之同游降及賈山

至言鼃錯籌策皆歷劫不壞之選也朱志有曰秦漢之間
禹之藝文盛矣言昔盛以見今衰也可不勉哉

夏小正一卷

禹縣古夏國也禹爲方伯時初封地今縣之所由得名也
據竹書紀年帝禹夏后氏頌夏時于邦國在帝卽位以前
則夏小正一書爲古夏國之書卽爲今禹縣之書也故以
冠禹經籍志之首亦章學誠和州永清志皇言紀例意也
至若禹貢山海經非禹爲一國所作亦非今一縣所得私
也

夏禹王撰有戴德傳四卷夏小正本大戴禮記之一篇隋

書經籍志始於大戴禮記外別出夏小正注云戴德撰傳
崧卿序謂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遂多以邀賞帛故離
析篇目而爲此有司受此又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復考
是於理亦或然然考陸璣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曰大戴禮
夏小正傳云云則三國時已有傳名疑大戴禮記舊本但
有夏小正之文而無其傳戴德爲之作傳別行遂自爲一
卷故隋志分著於錄後盧辯作大戴禮注始採其傳編入
書中故唐志遂不著錄耳又隋志根據七錄最爲精核不
容不知夏小正爲三代之書漫題德撰疑夏小正當有傳
字或戴德撰字當作戴德傳字今本譌脫一字亦未可定

也觀小爾雅亦孔叢之一篇固有李軌著是篇屢經傳寫與本文混淆爲一宋傅崧卿始仿杜預編次左氏春秋之例列正文於前而別傳於下每月各爲一篇而附以注釋也惟其中和正月之斗柄縣在下五月之菽糜將閉諸則九月之辰繫于日十一月之于時日也萬物不通皆宜爲經文而誤列於傳其正月之始用暢乃以解初歲祭未明用暢以祭自此始宜爲傳文而誤列爲經皆未允也

節四庫提要

按夏小正傳本甚多以畢沅盧文弨校本爲善注家亦多以錢塘黃模分箋異義二種爲最詳紹興俞士鎮夏小正詞例舉隅尤別開異境沈維鍾夏小正條考洪頤煊夏小正義疏暨補義亦極詳贍精密

陽翟記

太平御覽引未考何時作始以此次於夏小正後韓策

見漢書藝文志注蓋漢時別行今在戰國策中戰國策書編自劉向乃哀合諸記併爲一編作者既非一人又均不得其主名注自高誘至宋而誘注殘闕曾鞏始合諸家之本校之而於注文無所增損姚宏始稍稍誘注起闕而校注者多訓釋者少鮑彪亦注之其注疏通詮解實亦殫一

生之力故其自記稱四易稿後始悟周策之嚴氏陽豎即韓策之嚴遂陽豎而有校書如塵埃風葉之歎雖雖事者益密正不得遠沒其規始之功元吳師道著有校注其中所謂補者即補彪注所謂正者即正彪注其精核實勝於彪彪注多變亂古本次第附道乃多所改正其體文駁正亦具有條理古來注是書者當以師道為最善矣參四庫提要

黃帝泰素二十篇

存

漢書藝文志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崇文總目黃帝泰素二篇

按右條朱志錄自新鄭縣志新鄭雖曾為韓都未久即還都陽翟故陽翟舊有韓城之名則韓人宜歸禹志審矣朱志又云漢書藝文志所載黃帝著書凡二十餘種大概出於依託然皆無主名不可收采此書既言出於韓諸公子則當與韓非子同類故收之

杜文公五篇

佚

漢書藝文志注六國時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韓人也按杜文公亦列陰陽家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存

舊本題呂不韋撰考史記文信侯列傳實其賓客之所集

也太史公自序又稱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考序意篇稱維秦八載歲在涪灘是時不韋未遷蜀故自高誘以下皆不用後說蓋史駁文耳漢書藝文志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凡十二紀八覽六論紀所統子目六十一覽所統子目六十三論所統子目三十六實一百六十篇漢志蓋舉其綱也其十二紀卽禮記之月令顧以十二月割爲十二篇每篇之後各間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樂秋令多言兵似乎有意其餘絕不可曉先儒無說莫之詳矣又每紀皆附四篇而季冬紀獨五篇末一篇表識年月題曰序意爲十二紀之總論殆所謂紀者猶內篇而覽與論爲外篇雜篇

歟唐劉知幾作史通內外篇而自序一篇亦在內篇之末外篇之前蓋其例也不韋固小人而是書較諸子之言獨爲醇正大抵以儒爲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藝之文與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論音則引樂記論鑄劍則引考工記惟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案所引莊列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縱橫之術刑名之說一無及焉其持論頗爲不苟論者鄙其爲人因不甚重其書非公論也自漢以來註者惟高誘一家訓詁簡質於引證顛舛之處如制樂篇稱成湯之時穀生於庭則據書序以駁之稱南子爲釐夫人則據論語左傳以駁之稱西門豹在魏襄王時期

魏世家孟子以駁之稱晉襄公伐陸渾稱楚成王慢晉文公則皆據左傳以駁之稱顏闔對魯莊公則據魯世家以駁之稱衛逐獻公立公子黜則據左傳衛世家以駁之皆不踳註家附會之失然如稱魏文侯虜齊侯獻之天子傳無其事不知誘何以不糾其謂梅伯說鬼侯之女好妲己以爲不好因而見醢謂白乙丙孟明皆蹇叔子謂甯戚扣角所歌乃碩鼠之詩謂公孫龍爲魏人並不著所出亦不知其所據又共伯得于共首及張毅單豹均出莊子乃於其伯事則曰不知其出何書於張毅單豹事則引班固幽通賦竟未見漆園之書亦爲可異若其註五世之廟曰逸

書則梅賾僞本尙未出引詩庶姜孽孽作獻獻鼉鼓逢逢作降降則經師異本均不足爲失也

四庫提要

按四庫提要論呂氏春秋所引莊列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按非儒明鬼皆墨子篇名與莊列無當此誤宜正其曰以儒爲主而參以道家墨家縱橫之術刑名之說一無及焉論亦未的今畧舉之如知士順說等篇所引皆蘇張之口固縱橫之術也若刑名二字古作形名止屬名家後世言刑名則又概以法家實則刑名二字應分法家名家雖呂書不尙刻覈不尙詭辨然如當賞分職處方等篇則法家言也審應察傳別類等篇則名

家言也又如十二紀序四時之大順固古陰陽家言中如制樂明理名類等篇皆言災祥徵應亦陰陽家也書終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則農家也至如至味篇言伊尹生空桑及伊尹說湯語皆不經直小說耳然則儒道墨三家固不足以盡呂書故班志藝文入呂氏春秋於雜家所謂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備者洵有當焉況於諸子十家外又及兵家且諄諄以義兵爲本乎此以知書雖雜家而包括該備抉擇精核非漫羨無所歸止者比也又按自十二紀分著月令外開章明義卽道家春三紀所統者十三篇除所染功名二篇其本生重己貴公去私貴生情欲盡數先已論人關道皆道家言多至十篇餘如八覽中審分覽八篇皆發君人南面之術道家之精義其散見六論者審爲有度等篇亦道家也言儒墨者無其多矣蓋周秦及漢初固重道也至武帝始重儒而墨愈不競故史記六家歸重道漢書十家冠以儒因其時也則謂呂書以儒爲主而參以道家墨家者亦非其實

韓非子二十篇

存

周韓非撰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載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

符惟王應麟漢文志考作五十六篇殆傳寫字誤也其註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犛本稱舊有李瓚註鄙陋無取盡爲削去云云則註者當爲李瓚然瓚爲何代人犛未之言王應麟玉海已稱韓子註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註韓子之文不知犛何所據也犛本僅五十三篇其序稱內佚姦劫一篇說林下一篇及內儲說下六微內似煩以下數章明萬曆十年趙用賢購得宋槧與犛本相校始知舊本六微篇之末尙有二十八條不止犛所云數章說林下篇之末尙有伯樂教二人相踈馬等十六章諸本佚脫其文以說林上篇田伯鼎好始章逕接此篇蟲有虺

章和氏篇之末自知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玉之害也以下脫三百九十六字姦劫篇之首自我以清廉事上以上脫四百六十字其脫葉適在兩篇之間故其次篇標題與文俱佚傳寫者各誤以下篇之半連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實未嘗全佚也今世所傳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極爲清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賢本前後考孔教舉進士在用賢後十年疑所見亦宋槧本故其文均與用賢本同無所佚闕今卽據以繕錄而校以用賢之本考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在昔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

外儲說詭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之書則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史記自殺所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者乃史駁文不足爲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相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之藥使自殺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駁非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爲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爲篇非歿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爲收錄併其私記未完之彙亦收入書中名爲非撰實非非所手定也以其

本出於非故仍題非名以著於錄焉

四庫提要

按今所傳韓非子善本以吳才鼎本爲最有願廣圻識誤三卷附後四庫提要但正其書之訛誤未糾其書之道理今時國故論衡甚賢之而亦不諱其非原道下曰韓非雖解老然他篇妮妮以監政爲齊反于政必黜故有六反之訓五蠹之詬夫曰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游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五蠹然不悟政之所行與俗之所貴道固相乏所賞

者當在彼所貴者當在此今無慈惠廉愛則民爲虎狼也無文學則士爲牛馬也有虎狼之民牛馬之士國雖治政雖理其民不人世之有人也固先於國且建國以爲人乎將人者爲國之虛名役也韓非有見於國無見於人有見於羣無見於子政之弊以衆暴寡誅嚴宄之士法之弊以愚割智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五蠹

張良序次兵法三十五家佚

漢書藝文志曰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卷刪取要用定箸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

政場僕據摭遺逸絕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宋王氏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李靖之言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道光朱志錄班志文義未完增錄至四種云云爲王氏考證張本

張氏七篇七卷佚

舊唐書經籍志張良撰

張子房赤甕經一卷存

存漢魏遺書鈔中唐書作張良經邵志列張良經朱志刪之且曰按舊志著作門列張良經一卷不詳何名亦不注

所出豈以黃石公之三畧爲良所著與茲故釋明出處異名仍爲收錄

陰符經注一卷 存

漢張良撰陰符經黃帝撰有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李筌六家註晁公武讀書志引黃庭堅跋稱陰符糝雜兵家語又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註定爲唐李筌所僞託然以其時有精語非深於道者不能作也書見漢魏叢書中 節四庫提要

黃石公三畧三卷 存

張良傳黃石公書文獻通考經籍志引晁公武曰黃石公

上中下三畧其書論用兵機權之妙嚴明之決明妙審決軍可以死易生可以存易亡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撰世傳此圯上老人以一編書授張良者又引真西山曰三畧先秦書雖非鷹揚翁自作要必其遺法予嘗深味之其言治國養民法度與儒者指意不悖而歛藏退守不爲物先之意則黃老遺言也子房號稱善用兵然最所得者不過與物推移變化無方因敵轉化動而輒隨數語耳以斯推之則今傳於世者子房所受書也因學紀聞諸子條稱魏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篇言三畧者始見於此考光武詔報臧宮馬武引黃石公記柔能制剛弱

能制強之語出此書

靈棊經二卷

劉敬叔異苑云十二棊小出自張文成隱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方朔密以占舉事自此以後秘而不傳晉寧康時襄城寺法味道人忽遇一老公着黃皮衣竹筒盛此書以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傳於世云唐李遠靈棊經序稱或云黃石公以此書授張子房其書以十二棊子三分之上中下各四一擲而成卦即考書批詞盡得其理意者上爲天中爲人下爲地三才之象也十二棊子皆有文其辭猶周易之辭也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術數

類靈棊二卷舊本題東方朔撰或又以爲張良本黃石公所授朔傳其術卦凡一百二十有四合以純陰銀卦十二棊皆覆者爲混沌未用而不在此數晁公武讀書志僅載一百二十繇殆不及檢而偶遺之也因學紀聞卷十七晁無咎求志賦條翁注

節錄

玄悟歌一卷

張良撰見宋藝文志

素書一卷存

張良傳黃石公書據鼂公武讀書記云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書言治國治家治身之道龐雜無統蓋采諸書以

禹縣志
成之者今傳有宋張商英注凡六章曰原始曰正道曰本
德宗道曰求人之志曰遵義曰安樂原注謂晉亂有盜發
子房塚玉枕中獲此書

按圯上受書之事世人莫明獨張良知之如三畧素書
之傳非黃石真傳則張良所託耳要之惟良實有之與
他書確有作者自行傳世者不同故二書皆必繫之於
良晁氏重三畧而輕素書論亦未允豈以素書爲商英
所註薄其人以及其所好之書乎夫三畧言兵而素書
止言道其書文體排比層義不竭亦仿老子而爲之者
卽僞亦古非晉後人所能也注亦不少妙諦不得以人

廢言如呂惠卿易註伊川且取之矣何病乎商英

尙書經今文二十九卷 存

漢晁錯譯古漢書儒林傳云伏生名勝爲秦博士以秦時
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
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
治尙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
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
宏定古文尙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
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
其意屬讀而已

按以尙書繫之鼂錯亦張良傳三畧素書之例而不止此也今人盛說尙書有歐陽大小夏侯學而不知鼂錯親受讀於伏生其傳經之功較歐陽大小夏侯更早更鉅夫西漢經師重口說東漢經師重訓詁錯本傳稱錯受尙書伏生所遺因上書稱說法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則甯日以書易口固有經說奏上故詔遷博士班於明經爲傳尙書學此文經之鼻祖也今志經籍安得沒此故實也

鼂錯三十一篇

見漢書藝文志法家

鼂氏新書七卷

見唐書藝文志法家注鼂錯

韓氏新書三卷

漢御史大夫鼂錯撰見隋書經籍志法家韓子二十卷目一卷下注

按韓氏新書注於韓子之下知與鼂氏新書不同錯本法家漢書錯傳言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韓子其鄉先進有不慕其流風而傳其學歟若鼂氏新書當爲錯自著者惟不知與三十一篇有無出入異同耳今自錯傳外間存其逸文歷城馬

國翰有輯錄見玉函山房叢書中

賈山八篇

見漢書藝文志儒家今山文存者有至言在山傳

褚少孫集

存

存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乃全錄褚先生補史記諸篇也

後漢丞相主簿繁欽集十卷

佚

見隋書經籍志注梁錄一卷亡今世所傳欽文昭明文選有與魏太子牋王士禎古詩選有定情詩更見初學記者有暑賦秋思賦槐樹詩硯頌硯讚尚書箴

魏給事中邯鄲淳集二卷

見隋書經籍志集部下注梁有錄一卷又唐書藝文志邯鄲集二卷今所傳者如孝女曹娥碑投壺賦魏受命述俱入淳傳中

笑林三卷

邯鄲淳撰見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小說家卷數並同笑林文所可徵者章懷後漢書文苑傳注引笑林云葛龔善爲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爲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爲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八十五引笑林曰沈珩弟

峻字叔山有名譽而性儉恹張溫使蜀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而欲以送卿而無麗者溫嘉其能顯非以時考之三人所引當出自淳書

藝經一卷 存

邯鄲淳撰今存玉函山房叢書中凡記錄相問三不比兩四維馬射彈棊碁局投壺擊夾食菹子擲磚諸游藝事

周子九卷

侯康補三國藝文志吳中書郎周昭撰昭潁川人字恭遠步騰傳稱潁川周昭著書稱步騰及嚴峻等抱朴子正郭篇引中書郎周恭遠論郭林宗御覽四百三引周昭新撰

當皆出此書又吳志步騰傳末稱昭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

保聚壘議二十篇圖一篇 佚

晉庾袞撰乾隆邵志袞傳末載保聚壘議二十篇圖一篇蓋當齊王冏倡義時張泓肆掠陽翟袞率同族及庶姓保於禹山時事

按晉書袞傳中無此但有與羣士誓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探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云云至於設施則有曰峻險阨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諸則豈晉書約舉其目目

各成篇乎邵志未詳所本今仍存名俟考

褚氏家傳一卷

褚顓等撰見隋書經籍志史部

齊太保褚彥回集十五卷

齊褚淵撰見隋書經籍志

褚氏遺書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南齊褚澄撰是書分受形本氣平脈津潤分體精血除疾審微辨書問子十篇大旨發揮人身氣血陰陽之奧宋史始著於錄前有後唐清泰二年蕭淵序云黃巢羣盜發冢得石刻棄之先人偶見載歸後遺命即以褚石爲

榔又有釋義堪序云右刻得之蕭氏冢中凡十有九片其一卽蕭淵序也又有嘉泰元年丁介跋稱此書初得蕭氏父子護其石而始全繼得僧義堪筆之紙而始存今得劉義先鋟之木而始傳云云者周密癸辛雜志引其非男非女之身一條則宋代已有此本所謂刻於嘉泰中者殆非虛語其書於靈樞素問之理頗有發明李時珍王肯堂俱採用之其論寡婦僧尼必有異乎妻妾之療發前人所未發而論吐血便血飲寒涼百不一生尤千古之龜鑑疑宋時精醫理者所著而僞託澄以傳然其言可採雖贗本不可廢也中頗論精血化生之理所以辨病源戒保嗇耳高

儒百川書志列之房中類則其誤甚矣節四庫提要

齊褚澄雜藥方二十卷亡

見范陽東方一百五十卷注

陳御史中丞褚玠集十卷

隋書經籍志丁部存目唐書藝文志同作十卷惟褚玠作褚介

按文獻通考經籍考不著目想已佚零篇見初學記者有鬪雞東郊道詩風裏蟬賦

褚亮集二十卷

見唐書藝文志

按文獻通考經籍考不著目想已佚惟詩一卷存全唐詩中

褚遂良集二十卷

唐書藝文志著目

鬼塚志

褚遂良撰見唐人說會

唐史論斷三卷存

宋孫甫撰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甫以劉昫唐書煩冗遺畧多失體法乃改用編年體創始於康定元年歲事於嘉祐元年勒成唐紀七十五卷其間善惡分明可為龜鑑者各

繫以論凡九十二篇甫沒後唐紀宣取留禁中其從子察嘗錄副本遺司馬光世亦罕見惟論斷獨傳紹興二十七年嘗鈔版於劍州後蜀版不存端平乙未黃準復刻於東陽宋史藝文志作二卷文獻通考作十卷此本僅三卷蓋從唐紀鈔出別行非其舊帙故卷數多寡隨意分合實無二本也前爲自序一篇末附司馬光跋歐陽修曾鞏所作墓誌行狀蘇軾答李廌書張敦頤後序皆推重是書甚至朱子亦稱其議論勝唐鑑云節四庫提要鼂公武讀書記著曰謂歐陽永叔司馬溫公蘇子瞻稱其書議論精覈以爲舊史所不及

孫甫文集七卷

見宋史孫甫本傳

田公金巖集兩卷

文獻通考經籍考引鼂氏曰皇朝田況字元均嘗登學究進士賢良科終尙書左丞嘗知成都聽斷之明以比張乖崖王安石作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稱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閱博辨麗稱天下

奏議二十卷

田況撰見宋史況本傳

田況策論十卷

田況撰見宋史藝文志

儒林公議二卷

存

田況撰書凡二卷紀朝廷政事及士大夫行履得失自建隆迄慶曆間靡不賅備而五代十國時事亦間及之隨手劄記先後多未詮次蓋非有意於著書也況為夏竦幕僚竦所深嫉之富弼諸人况譽之不絕口其亦異於世之黨同伐異者矣書中拳拳於黨禍所自起絕無標榜門戶之見三代之直道而行不意於此書見之顏曰公議庶幾當之無愧焉

四庫提要

皇祐會計錄六卷

文獻通考經籍考引鼂氏曰皇朝田況元均撰况兩為三司使謂夏戎阻命之後增兵比之景德幾一倍加之吏員益繁經費日侈民力日疲乃約丁謂會計錄以皇祐財賦所入多於景德而其出又多於所入者成此書上之庶幾朝廷稽祖宗之舊省浮費以裕斯民云又引陳氏振曰元均做景德之舊取一歲最中者為準又為儲運一篇以補其闕

海潮圖海潮論

燕肅在明州撰

蓮花漏法

燕肅撰見宋史本傳

燕肅詩二卷

燕肅撰見宋史藝文志肅本傳稱肅喜爲詩其多至數千篇
濟南集八卷存

李廌撰文獻通考載廌濟南集二十卷而當時又名日月
巖集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有書月巖集一篇稱滑臺劉德
秀借本於妙香寮始得見之則南渡之初亦爲罕覩後散
佚不傳此門六君子文粹中載遺文一卷而已永樂大
典修於明其時原集尙存所收頗夥採輯十尙得其四

五蓋亦僅而得存矣廌才氣橫溢其文章條暢曲折辯而
中理大畧與蘇軾相近故軾稱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
之勢李之儀稱其如大川東注晝夜不息不至于海不止
周紫芝亦云自非豪邁英傑之氣過人十倍其發爲文詞
何以痛快若是蓋其兀臯奔放誠所謂不羈之才馳騁於
秦觀張耒之間未遽步其後塵也史又稱其善論古今治
亂嘗上忠諫書忠厚論又兵鑿二萬言今所存兵法奇正
將才將心諸篇蓋卽上兵鑿中之數首其議論奇偉尤多
可取固與局促較下者異焉案呂本中紫微詩話極稱廌
贈汝州太守詩而今不見此首又其祭蘇軾文所云皇天

厚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者當時傳誦海內而亦不見其全篇則其詩文之湮沒固亦不少其幸而未佚固尤足珍矣

節四庫提要

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首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奉上諭四庫全書館進呈李廌濟南集其詠鳳凰臺一首有漢徹方秦政何乃誤至斯之語於理不順因檢查北史文苑傳敘亦有頡頏漢徹跨躡曹丕之句韻府因而錄入均屬未協秦始皇焚書坑儒其酷虐不可枚舉號爲無道秦後之人深惡痛絕因而顯斥其名尙無不可若曹丕躬爲篡逆稱名亦宜至漢武帝在漢時尙爲振作有爲之主

且興賢用能獨持綱紀雖黷武惑溺神仙乃其小疵豈得直書其名與秦政曹丕並論乎且自古無道至桀紂而止故有指爲獨夫受者若漢之桓靈昏庸狂暴遂至滅亡亦未聞稱名指斥何於武帝轉從貶抑乎又如南北朝彼此互相詆毀南朝臣子稱北朝主之名北朝臣子稱南朝主之名宋之於金元金元之於宋亦然此皆局於其地之私心雖非天下之公尙無傷於正理若李延壽乃唐臣李廌乃宋臣其於中國正統之漢武帝伊祖未嘗不曾爲其臣豈應率逞筆端罔顧名義輕妄若此且朕御製詩文內如周程張朱皆稱爲子而不斥其名又如韓昌黎蘇東坡諸

人或有用人詩文者亦止稱其號而不名朕於異代之臣
尙不欲直呼其名乃千古以下之臣轉將千古以上之君
稱名不諱有是理乎朕命諸臣辦理四庫全書親加披覽
見有不協於理者如關帝舊諡之類卽降旨隨時釐正惟
準以大中至正之道爲萬世嚴褒貶卽以此衡是非此等
背理稱名之謬豈可不爲改正以昭方來著交武英殿將
北史文苑傳敘改爲漢武韻府內刪去此條酌爲改刊所
有陳設之書悉行改補其李廌集亦一體更正竝諭四庫
全書館臣等於校刊書籍內遇有似此者俱加簽改聲明
進呈毋稍忽略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按詩之用字非同史例義存褒貶廌詩正以秦皇漢武
同於稱名字法一律耳非示貶也然上諭糾之亦自有
理使稱謂之際賢否無分亦人心不安之事故杜詩醉
時歌有孔丘盜跖俱塵埃句亦有議之者矣要之廌詩
非有大過至勞異代帝王特爲改正濟南集中一不可
沒之故實也

師友談記

存

李廌撰是書記蘇軾范祖禹及黃庭堅秦觀鼂說之張耒
所談故曰師友其人皆元祐勝流而廌之學問文章亦足
與相亞能解諸人之所談所載多名言格語非小說瑣錄

之比其述秦觀論賦之語反覆數條曲盡工巧而終以爲
場屋之賦不足重可謂不阿所好書中稱哲宗爲今上蓋
作於元祐中未記蘇軾爲兵部尙書及帥定州事軾到定
州不久卽南還則是書之成又當在元祐諸人盡懼貶斥
之後且以潦倒場屋之人於新經義盛行時曲附其說卽
可以立致科第而獨載排斥笑謔之語不肯稍遜窮視其
所不爲亦可謂介然有守矣

四庫
提要

德隅齋畫品一卷

存

李廌撰廌少以文字見知於蘇軾軾知舉廌乃不第竟偃
蹇而卒軾所謂平生浪說古戰場到眼空迷目五色至今

傳爲故事者卽爲廌作也是篇所記名畫凡二十有二人
各爲敘述品題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元符元年趙令時官
襄陽行橐中諸畫方叔皆爲之品評蓋卽此書惟德隅齋
作德隅堂考鄧椿畫繼稱李方叔載德隅齋畫品云云則
陳氏所記誤矣廌本善屬文故其詞致皆雅令波瀾意趣
一一妙中理解葉夢得石林詩話論寇國寶詩所謂從蘇
黃門庭中來者惟寒龜出曝圖條中有頃在丞相尤公家
見黃監一龜云云考元祐紹聖之間丞相未有尤姓者豈

傳寫之譌耶

節四庫
提要

盧文弨抱經堂跋德隅齋畫品曰此帙乃評畫者耳能知

名手用意處雖無題識而摩挲仿像有以知同物而異時同形而異勢摹寫曲盡令人如將遇之誠善於言者也後言能畫不啻爲貴人爲賢士是則固然然思唐中官傳呼宣畫師閻立本時則有藝又不如無藝之爲善矣此與圖畫見聞誌從金孝章俊明手抄傳出中有脫文及避諱缺字一一仍之

澗上文入詩二十卷

陳恬撰田畫與鄒浩書曰崔德符陳叔易天下士也東南豪英森森號爲儒海吾嘗默求二子比者殆不與耳目接乎其親炙之叔易方杜門著書不外交云可見恬一時才

名之盛矣

田承君集三卷 佚

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太宗正丞陽翟田畫承君撰畫樞密況之姪也與鄒道鄉善鄒之貶畫曰願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王應麟困學紀聞引潘庭堅題嶽麓寺道鄉臺曰坡仙不謫黃黃應無雪堂道鄉不如新此臺無道鄉青山非其人山靈能頡頏一落名勝手境與人俱香悲吟猗空寂臨眺生慨慷道鄉不可作承君不可忘

婆婆集三十卷 佚

書錄解題曰右正言陽翟崔鷓鴣德符撰鷓鴣坐元符上書邪

等廢於家治圃號婆娑靖康初召爲諫官力論馮澥之罪
忽得孿疾不能行而卒無子其壻衛昂哀輯其遺文鴈爲
文長於詩清婉敷腴有唐人風

漫叟詩話曰崔鷗德符博學能詩嘗惠予三詩其一潛心
齋詩雙扉掩餘香一榻下涼幔前人嗟不已萬古映黃卷
時時擷英華一一詣微遠鼎食姑置之此味良不淺止遽
軒詩我如萬斛船歲久腰亦懶誰能呼相識終日問手版
云謀一寸安輒被三尺挽憐公謝蠻觸鼓卧旗亦偃丈室
詩此家英妙姿玉雪照冠冕新詩一何似鸞鵠見蕭散躡
屣往從之寧復念重趺又雪浪齋日記曰德符詩所謂食

鯨老氣橫九州廬山詩云遙知金刹近林表颺幡尾滕王
閣詩云小艇原從天上來白雲自向杯中落

墨莊漫錄曰許洛兩都士大夫之淵藪黨論之興指爲許
洛兩黨崔德符陳叔易皆戊戌生田承君李方叔皆己亥
生並居穎昌陽翟時號戊己四先生以爲許黨之魁故諸
公皆坐廢甚久

箕穎集二十卷

佚

書錄解題稱穎昌曹組元寵撰組本與兄緯有聲太學亦
能詩文而以滑稽下里之詞行於世得名良可惜也謝克
家任伯雨爲集序其子勛跋其後畧見其出處蓋宣和三

年始登第郊禮進祥光賦有旨換武階兼閣職詔中書召
試仍給事殿中未幾而卒然集中有謝及第啟自序云早
預諸生竟叨前列則未第之前已在西班未知何以也嘗
慥詩選云六舉不第宣和中召赴廷試賜第啟中所謂特
舉孱弱許從俊造慥之言良是序跋不著其實爾

松隱文集三十九卷

存

曹勛撰是集前載正統中大理寺正洪益中序稱爲勛十
世孫參所藏朱葵尊亦嘗從其家借鈔迎鑾賦七篇謂勛
之子姪保有此卷半千餘年勿失後復得文集錄之蓋止
有家傳鈔本從未鋟板也其中第十四卷已全佚樓鑰攻

媿集載有松隱集序亦闕不載又脫篇脫句不一而足則
亦蠹蝕斷爛之餘轉相傳寫幸而僅存矣勛嘗從徽宗北
狩奉密詔南歸後又奉使至金迎宣仁太后

此爲高宗母
顯仁皇后韋

氏之誤故其詩文多可以考見時事詞采亦雅贍可觀惟上

呂頤浩書欲結劉豫以圖金則其計太疏非惟於理不可
卽於勢亦必不行矣洪邁夷堅志謂勛父元寵昔以紅窗
迴曲著名今觀集中諸詩如獨不見楊花曲之類語多纏
麗時有小詞香艷之遺似乎尙沿其家學然如乾道聖德
頌之類亦未嘗不肅穆典重具有古音蓋亦如淮海一集

諸體並具不可全謂之詩如詞也

四庫
提要

北狩見聞錄

存

曹勛撰是編首題保信軍承宣使知閣門兼客省四方館事臣曹勛編次蓋建炎二年七月初至南京時所上其始於靖康二年二月初七日則以徽宗之入金營惟勛及姜堯臣徐中立丁孚四人得在左右也所記北行之事皆與諸書相出入惟述密齋衣領御書及雙飛蛺蝶金環事則勛身自奉使較他書得自傳聞者節次最詳末附徽宗軼事四條亦當時所並上者紀事大都近實足以證北狩日記諸書之妄且與高宗總統之事尤為有關足資史家考證

節四庫提要

梁園寓藁九卷

明王翰撰明史藝文志載所著有敝帚集五卷梁園寓藁九卷敝帚集今未見此書卷數與明史合焦竑經籍志止稱寓藁二卷誤也焦志別載翰山林樵唱一卷今亦未見殆並佚歟朱葵尊明詩綜未錄翰詩當由未覩斯集今以其入而特存之亦表章忠烈闡揚幽隱之意也

節四庫提要

按翰元季隱中條山明初為周王長史後為翰林編修謫廉州夷亂抗節死

按元季又有廬州王翰字用文著友石山人遺藁一卷洪武間辟書再至義不忘故國遂自引決顧嗣立元詩

選初集與此非一人又按明史地理志鈞州於萬曆三年改稱禹州王翰生當元末明初已稱禹州人當是提要從其後追書之耳然馬文升生當成化宏治之間却稱曰鈞州人此亦全書例不畫一處

道光朱志

昭鑒錄

李叔允奉詔纂修洪武六年也

洪武正韻

李叔允與諸詞臣同撰洪武八年也

自警編

古朴撰 未見

馬端肅奏議二十卷 存

馬文升撰按文升砥礪廉隅練達政體朝端大議往往待之而決與王恕劉大夏俱負一時重望此集奏議五十五篇乃嘉靖丁未其孫天佑所編次而以恩命錄及行畧墓志等文附之凡史傳所載直言讜論全文皆具集中其請正北岳祀典於渾源州一疏則本傳不載而見於禮志其爲左都御史時所言振肅風紀十五章本傳不詳其目今亦獨見此書大抵有關國計不似明末臺諫惟事鬻爭惟文升於成化中巡撫遼東總督漕運當時必多所建白而集中概不之及則不詳其何故矣

四庫提要

馬端肅三記三卷 存

馬文升撰此三篇皆所自述一曰西征石城記紀成化初為陝西巡撫與項忠不滿四之亂事一曰撫安遼東記紀成化十四年遼東巡撫陳鉞冒功激變而文升奉命撫安之事一曰與復哈密記紀宏治初土魯番襲執哈密忠順王而文升持議用兵遣許進等討平之事三記本在文升所著集中此其析出別行之本也 節四庫提要

馬端肅約齋詩集 未見

馬時芳挑燈詩話云劉東山稱先端肅詩體典重有約齋集今亡矣僅記其二篇西征云問俗昔曾過隴山西征今

復出秦關雁聲叫日迷寒渚楓葉經霜帶醉顏世俗羊腸千里曲功名蝸角幾人閒林間鸚鵡能言語笑我年來兩鬢班辭朝云朝罷歸來意愴惶暗將心事訴穹蒼天上陰雲能蔽日地間寒氣已成霜春風有意開桃李鴻雁無心戀稻梁不如安樂窩中去靜聽鶉聲叫洛陽又有二篇見舊志識餘其南征過桃花源詩云桃花源接武陵溪咫尺仙家路易迷翠柏凌霄山鳥下碧雲棲樹野鳥啼爛般洲上江風細白馬山頭水月低指點秦人舊蹤跡蕭蕭方行斷橋西其題襄城紫雲書院一絕云翠律孤峯上插空宛然削出玉芙蓉四時雲氣春偏盛釀作甘霖濟歲豐又公

奏議附載弔汴川黃侍郎一律云地曹卿佐應台星中外
同聲服老成共許阿衡能贊化方期鼎鼐看調羹豈知厭
世辭明主俄見乘雲上玉京葬祭禮隆恩露洽流芳千載
著清名又圖書集成山川典崆峒山部載一律云偶上崆
峒萬仞山恍疑身在碧雲端遙看華岳峯三垓俯視秦川
彈一九雨後蒼龍歸石洞夜深玄鶴下瑤壇何須更問蓬
萊島此地令人欲挂冠

按明史藝文志著錄馬文升奏議十六卷文集一卷與
四庫提要說異朱志疑提要於奏議外別不見所謂文
集卽文升約齋詩集亦未收入未喻何故按馬文升別

有集未刊在清康熙時尚存襄城李來章與馬伯仁書
曰端肅曠代偉人古今斗仰不獨桑梓藉光亦且海內
企慕每向風之餘多以不得讀遺文爲恨年兄卓爾賢
後裔遠近推服況今遺稿現存自宜急謀付梓流傳之
責不得他諉卽如昨諭值今昌言不諱之朝萬萬無所
忌諱弟猶欲託名集尾以爲附驥之藉豈賢後裔如年
兄而乃視爲不急之務乎據此書足徵文升固有未刻
稿也而馬氏迄不聞謀刻者豈李書所謂值昌言不諱
之朝正以文升從事建州中有指斥違碍語乎果爾則
清文字禁重固宜其終不敢出也

又按朱彞尊明詩綜錄文升辭朝詩去中二聯改作絕句

雲中奏議 安老懷幼書四卷

劉宇撰 未見

東岡集

徐永撰 未見

東山集 嵩少漫錄

張鯤撰鯤著書久不傳圖書集成山川典蘇門山部載鯤遊蘇門記一篇通許縣志載時梁山誄一篇徽王妃墓記一篇載山志中其遊鄒平長白山醴泉寺卽范文正畫粥處

題詩八首王士禎見而愛之錄四首入漁洋詩話且曰鯤河南鈞州人詩名不甚著而詩之工如此又載入池北偶談者則五首都載本傳圖書集成蘇門山部載安樂窩詩一首云山抱天根淨波涵月窟深名窩封宿草首尾向誰吟鯤詩文借之以傳者止此

鳩鳴集

李乘雲撰久佚圖書集成山川典嵩山部載乘雲遊少林寺七律一首云亂峯突兀間嵩林福地煙霞望處深石壁倚天青漠漠女蘿懸霧碧陰陰落花風定樓禪影樵唱月明應梵音獨坐悠然塵慮息不知身世有華簪吉光片羽

禹縣志

亦可貴也

宦遊集

李凌雲撰

未見

叔誠文集

魏尚純撰

未見

歷遊草

連標撰

未見

四六藻語二卷

連標輯郭四維為作序

序曰道函象數之先猶無有一幾露名言之表忽爾相生有曲無成

二緣一顯乾坤未能獨立是稱二儀日月非自無足
二曜凡托陰陽之器莫逃奇耦之名近觀之身耳目手足

以對待遠稽之物雌雄牝牡以羣分雪華緣六出而表奇
禾穗以雙垂而呈瑞珠喜聯於合浦璧歡並於連城矧在
文章尤矜駢儷八卦隨生於周易四始亦著於毛詩三代
以還非徒情理所匠六朝而降率多聲偶為工思不獨抽
語多雙美雲霞交映豈一色之空雕琴瑟和鳴惟詞家之
選奏紛披既奪目而移志諷誦亦娛耳而賞心雖詞家之
濫觴必理窟之餘巧聲須唱和字必推敲天開我明玄化
已登於三五之際世遵王制青簡不廢其四六之科即校
士首重經書廼臨場亦兼表判今者侍御連公精英孕河
洛之祥圖書闡秘文學挺弟兄之秀奎璧同輝實堪策振
響于中原茲節鉞揚清于上谷時有然藜之暇每於攬轡
之餘慨多士之不文或無取法求宿儒之餘緒特為表章
至於四六藻語一編則專授以聲偶之門實大裨於表判
之用抑揚高下知協韻於宮商虛實短長想分形於主客
湖漠睹同文之盛膠庠歌有道之長事不止於觀風功且
成於化兩鴻濛仁闢鳳藻垂摛文則采菁華既歸口誦
載道必先本實尤勗躬行是在諸士會之無字之前以承
連公教於不言之表古道比隆於三禩遺文深味於六經
辱索片聯聊用藉茅於下旋登首簡深媿
積薪於上是為序萬曆庚寅歲孟夏吉日

按庚寅萬曆十七年也未署巡撫宣府兼他官銜東郡郭四維序據湯賓尹所作少嵩連公墓誌標官亦終巡撫宣府卒於己酉則萬曆三十七年也墓誌首從巡撫宣府回溯其先為御史時按宣大與此序今者侍御連公墳麓振響于中原節鉞揚清於上谷聯語正合則此選乃標按宣大時所成也蓋以邊方少文故為此選以淪之今人皆知二連並以嚴威名鮮知其留意文化留此殘編亦標政蹟所寄也故誌之

脫楚集 雲中集 嵩河詩草

董世彥撰其集皆佚惟重過福林庵七言絕四首見古蹟

志

夏衢集 含香集

董九貢撰

巴人編

董學益撰 以上董氏所撰均見董氏歷世書香記

四書屑考 律筌 歷筌 兵筌 易筌

王述古撰清朱彝尊經義考著錄有易筌

中岡集

劉我撰 未見

聖鼻集

禹縣志

卷九

經籍志

三

王易撰 未見

靖海集

劉調羹撰 未見

居家須知 集間編

清劉延祐撰

禹州志稿 錦囊集 中州集 交遊集

趙來鳴撰

一得錄一卷 存

李經世撰所謂一者從虞廷一中孔門一貫探源說來自序曰予賦質固陋囿於聞見其於一中一貫寧敢遽云有

得亦惟日用飲食靜存動察或讀古而悟或就正而惕或獨坐而忽有所觸或遇事而偶有所感稍得於心即期相信於理庶幾聖賢心髓中萬分之一得云爾

尋樂集一卷 存

李經世撰書從周子每教學尋孔顏樂處取名經世學於上蔡張沐沐為之序曰尋得性中仁義禮智自尋得孔顏真心源所謂孔顏之樂自在其中者也尋孔顏之樂直尋吾心之真樂而已

喪葬預議 余氏家譜 亦政堂詩集四卷 存

余正華撰據道光朱志經籍志詩皆近體蓋不全之本其

子孫搜得而存之末附桐棺銘一首則以其父爵死事尸
不得收葬而去然

酌古堂詩五卷

劉湛撰據朱志經籍志其集卷首稱華亭沈荃選蓋荃嘗
爲大梁道東南名士多在焉湛從之遊故其詩亦頗有吳
越風氣自序三難謂邑無藏書地無吟侶家累困乏故不
能工其自知亦審然禹州風氣多篤實行而鮮工詞章百
餘年來湛稱爲首子玉威復能繼之皆篇帙繁富詞調清
新鈞臺風雅固不得不推劉氏爲大宗矣今劉氏陵夷楹
書不存是集尙保守待梓又從錢九韶河嶽集中鈔獲

一卷類皆詞旨雅健氣勢軒昂視原藁頗能披沙揀金
云

古歡堂文集

未見

來嵩閣詩集八卷

補遺一卷

存

劉玉威撰據朱志經籍志自卷一至十二分吳越嚴陵楚
北葵邱燕臺大梁嵩陽檜陽溟上龍山靈滿石梁展江十
三遊草卷十三至十七復以體分卷十八爲賦詞附焉玉
威嘗從竇克勤冉覲祖耿介遊介稱其古似陶律似杜絕
似李而惜其少道學氣謂作詩須以唐人聲調發宋人理
致其言似不免拘迂之見云又孫用禎序曰蒼佩與予爲
忘年交垂三十年自予司鐸來禹無日不相過從相與上

下古今商榷學術不鄙愚鄙間以聲律教予其言曰學詩何必定李杜定元白要各自成一家言又曰既為聲韻須潛心靜氣雅練輕倩固齒才情終本學術即蒼佩之言可以知蒼佩之詩矣又聞煥序畧曰讀來嵩閣詩見其興之所至輒發為詩手變萬狀無所不有不琢孤燈燃夢寒杵搗愁之句不避青青竹筍白白江魚之語連篇累牘洋洋巨觀而據性適情不自知其為詩也固非若過屠門而大嚼望麴車而流涎曰含咀於甘苦外者

五服指要圖歌

後述災令

朝山謔語一卷

未見

陳鳴皋撰全軌撰墓誌畧曰性嗜酒尤喜為詩歌與河內

鍾爾知同里劉東里楊道南馬子陶趙友春劉蒼佩六老人晨夕過從唱和無虛日詩既成更大呼稱善痛飲達旦以為常此朝山謔語一集密縣錢九韶選河嶽集誤屬之長葛陳允文中州詩鈔因之而鳴皋之名遂隱今得錢氏原本考之其詩皆鳴皋作因更正焉

四書日講偶筆

松園詩草

吳越遊草

怡山堂草

趙冬晟撰冬晟幼有神童之目十歲登偃蓮頂有句云瑤池仙種非人間誰向西王侍宴還疑是醉中摘一朵拋來此地便成山其後詩益沈雄

朝山集

醉吟集

狂山放言

丹青引

董祚宏撰祚宏工詩古文善書畫號崆峒道人

野吟集六卷 存

馬淑撰孫用禎爲序曰鈞陽多詩人遠不具論本朝如劉
黍山趙友春馬子陶陳蘭崖奪標樹幟而劉蒼佩集其大
成蒼佩之言曰予纘承庭訓於諸君各取所長而古風樂
府則甘遜子陶其推重如此則子陶之詩可知矣予恨未
獲親炙得讀其詩如見其人其古風才思橫溢氣勢雄偉
意到筆隨若長江大河一瀉千里真不愧蒼佩所稱而近
體則亦未嘗不工若留侯洞一律真空前後作者使人有
崔顥題詩之歎按馬時芳挑燈詩話載留侯洞詩二首句

倒置失粘今謹爲正之云一洞誰傳碧水涯當年破產已
無家虛窗夜閉秦時月老樹春開漢代花王佐帝師終做
屣赤松黃石亦寒沙蕭條落日長隄外何處輕鷗片片斜
卽此一章已畧窺豹斑矣

飲香集

康允執撰允執字嵩中據乾隆邵志稱性高潔幼嗜經史
過目不再讀所著飲香集若干卷年八十餘學者稱爲義
成先生

癡癡子存稿

康麒孫撰麒孫允執從孫工書尤善行草宗法二王所書

禹縣志

卷九

經籍志

烈婦鍾氏碑銘集右軍書爲之工妙不下懷仁所集聖教序

四書古文

楊志元撰志元字子尙號恥菴康熙二十五年拔貢其爲四書古文亦爲舉業料耳今節孫用顧序曰往予饒西清請司鐸方子靈皋教予曰學之所以不明教無術也先之以小學次之以六經次之以子史次之以文藝庶幾先王立教本末先後之序年友楊君子尙是其言謂道喪學荒基重難返莫如迎其機而善誘之因其所便而利導之就制科言制科就四書言四書或可潛移默化於是取經史

古文有涉四書典故者輯爲一編俾學者開拓其心胸新鮮其耳目廣擴其聞見先徵君之言曰學問之道博與約盡之然博原自約出而約實自博具此一編也卷帙簡而取材已富用力少而成功已多因約求博隨博隨約本末先後一以貫之然則此編固轉移士習之一大機括也又烏可以其專爲制科設而少之

傷寒奪命

存

楊居午撰至其孫又加釐訂朱志居午傳不言其醫術豈以爲小道而不欲以是成名乎昔薛雪善醫及卒其孫壽魚諱之而飾言其祖與陳宏謀講學袁枚與壽魚書曰

其不辨輕重居午傳中不一言及其醫豈當時子孫亦諱之歟此書多心得有持方合證者多稱其效無刊本皆傳鈔云

四書講義十二卷

王璣撰

果育堂學規

西山文集

質岡詩草

冀佞撰

春秋論

彙林偶珠

骨贅記

冀光朝撰光朝佞子

忠孝錄

存

余文龍編載其曾祖忠莊公爵拔貢正華入祀忠孝祠事時知州邵大業爲之序曰忠孝錄者禹州太學生余文龍述其高大父贈太僕公家傳並歷官所得誥勅暨當事諸公薦牘彙爲帙以藏之家塾者也考明史公事蹟附於李乘雲傳稱公任職方主事罷歸楊嗣昌出督師請公以故官參謀軍事十五年開封圍急監左良玉往援戰敗被執罵賊死姪敦華亦遇害贈太常卿與家傳所述殉節符合丁啟睿傳稱四月李自成合羣賊復攻開封帝釋侯恂於獄命督援勦諸軍救開封未至開封圍益急帝數詔切責啟睿啟睿不得已乃大集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之

輩偕保定總督楊文岳以七月會於朱仙鎮與賊相望賊衆百萬啟睿欲戰良玉曰賊鋒銳未可擊也良玉歸營卽先走諸營皆走啟睿文岳聯騎奔汝寧賊渡河逐之追奔四百里喪馬羸七千將士數萬是自成四月再圍開封督師實以七月會諸軍於朱仙鎮因良玉師退致敗今家傳稱公殉節在五月二十二日蓋是時公監良玉軍河上在督師未集諸軍之前數月偶爲賊衆夜襲故有此戰比督師被詔迫切良玉逡巡不前以賊鋒甚銳爲詞竟先遁去其有懲於此次覆車耶又史稱公從督師丁啟睿於河南破賊鄧州而家傳並云轉戰郟城奏捷有功河南按臣奏

牘甚悉史或未之詳也嗚呼有明自崇禎建元刑繁賦重內訌外叛流賊之禍始烈十餘年間幃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覩李郭之將勦撫兩端茫無成算僅有一良玉頻殲劇寇中外倚藉號爲錚錚然統師屢更駕馭乖方致令偃蹇驕縱不受鈐約武陵以師相之崇握印劍之威徵兵之使十九返而不一至公以曹鄆往監其軍其不能虛懷降志用公之謀審矣當自成之再圍開封也督師於七月大會諸軍朱仙鎮甫議交鋒而良玉一夕遁去師遂大潰公之殉節在五月內蓋公已逆覩良玉擁兵跋扈緩追養寇而區區監軍不能有所號令故先帥子弟家人并命一

夕冀以伸其討賊之義而愧驕帥不臣之心延至七月河
上之師潰而九月自成又圍開封良玉逍遙江漢名都竟
付波濤又二年而明社墟矣嗚呼公之一死詎不烈哉余
既讀公家傳爲之參考明史而備論之未嘗不掩卷三歎
也史又稱當時河南被賊最酷故死事者尤多巡按御史
蘇京奉詔錄上凡二百四十九人後因國變諸籍散佚蓋
武職及州縣未秩舉貢諸生所遺者幾什之五六嗚呼公
名列史冊炳若日星而令子貞孝公間關萬里表揚大節
予贈立祠備極恩榮其後嗣又能哀公軼事以垂永久可
不謂賢乎蓋公之節烈所貽遠矣是爲序按此序考論嚴

詳堪裨史事故具錄之非止可爲一書冠冕也

學宮輯畧六卷

存

余丙捷撰四庫全書存目是書於先師孔子及從祀先賢
先儒俱考其事蹟及里系世居編次成帙其祀於崇聖祠
者皆併錄其言行其改祀於鄉者自鄭衆以下三人罷祠
者公伯寮以下十三人亦皆附入焉間加按語以志從祀
進退歲月然敘述頗爲簡畧蓋四書人物考之類也據朱
志經籍志是書乾隆三十八年督學徐光文頒行豫中各
學署

館課餘談四卷

存

禹

縣志

卷九

經籍志

七

余丙捷撰據朱志經籍志是編分談理談書談詩談文談
教談學談古談偶八門務取簡要與學宮輯畧同時頒行
邇大業序稱其皆直抒所見絕去支蔓初不爲深異之談
而純粹朴茂隱然若不可及信乎其身體力踐而非若處
士之虛聲也

間得錄六卷

余珩撰珩丙捷長子據朱志經籍志諸經四書各載數條
而以性理附易家語小學附論語孝經末卷則史鑑武經
及武備附參也

四書真詮晰義十卷順講六卷

王辛衢撰據朱志經籍志辛衢有學行設義塾於懷蘭洞
保元洞知州邵大業重之其書撮衆家所述而綜括其概
以便初學

邵陽塵集四卷

徐源學撰源學字子淵其先邵陽人明世官禹因家焉乾
隆二十九年拔貢據朱志經籍志其書自天文地理歷代
帝王經史雜錄以及周家廟制圖八陣圖無不備載故曰
塵集又曰砌玉雖采未能精粹要足以爲博識之助其
曰邵陽示不忘祖也

前邨詩集一卷

周棟撰據朱志經籍志此冊得之周氏孀婦孫所藏五言頗有秀句可采孫夫名朴阜卒當為棟兄弟行也

笙詩備覽一卷 存

余珫撰據朱志經籍志其言戒養習日本務也間歌合樂雅音也首列高宗純皇帝補亡詩而前代之論辨詩歌節奏始終俱條列焉凡論義所由起論無辭論有辭與有聲無辭之非論亡詩之當補不當補論辨歷代補亡詩論列笙詩節奏並間歌合樂無筭樂共六條

林署考典四卷 佚

余珫撰據朱志經籍志其中辨正典故精確處居多今志

祠祀志多采其說而亦有時雜鄙俚辨其所不必辨者則囿於聞見之過與

潤亭學鑑二十六卷 存

余珫撰珫自號潤亭故以名其書據朱志經籍志分原才審歧提要全力隨遇廣師六門其原才論天地人道及五行審歧一研儒學述東周聖賢至近世諸儒二謹雜術三嚴異教提要論男女飲食取舍全力論誠敬知言行隨遇論出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死生毀譽廣師論師道之正大旨極醇正自序曰二十六卷而審歧者參半則以考人徵事多不得已也問與同志借以為鑑雖怯對之亦庶幾

可自知其非矣

柁心集十卷

存

余瑄撰自識曰世猶水也身猶舟也心猶柁也泛舟於水者恃柁身世之交寧可以無主乎瑄質素鈍心旌搖搖臨事回惑時念先大人遺囑體認參舊文劄記自知筆錄未曾實獲而數十年之冒昧馳驅尙幸借以稍飭因檢存數帙就正有道

鄉約纂言

讀志隨筆

柁心齋古文

柁心齋詩鈔三

卷

存

余瑄撰據朱志經籍志古文大抵多講學家言雖不以修

辭爲主而大旨究爲正當詩分覽景讀古感事祝輓四類通鑑綱目統論二十六卷

存

余昌楫撰據朱志經籍志其自序云進東周而抑強秦先漢王而後西楚黜呂后而繫代王以及嚴書弑於外服別河東於歧淮自謂竊取朱子帝蜀漢進河東之義其書論綱爲先論目次之折中諸儒論斷又次於後所發明間有前人所未及而詞句尙有失於修飾處按昌楫之說宗朱子其原皆從正統說起也竊謂百王之業非區區儒生所能以意進退也善惡明斯勸懲定無事執定義例以一字爲褒貶也綱目者通鑑之綱目也其帝蜀則實欲匡正通

鑑然自司馬溫公已早闡其義非卽以魏爲正統也卽不
帝蜀而昭烈武侯之君臣後代景仰其得以漢自重者蓋
自高光皆撥亂反正救民水火祖功宗德歷年四百浹洽
於人心者深也蜀雖偏安猶沿其緒故人猶以重漢者重
之彼河東者何爲乎劉智遠竊據彈丸首尾三年豈能與
一統四百年相比乎劉崇竄身河東師石晉之故智受契
丹之冊封無一良臣無一善政豈能與昭烈武侯之業相
例乎卽此帝蜀漢進河東已是不類宗朱子者不可不辨
也近世陳澧最重朱學顧謂綱目非朱子特著止以通鑑
書大別爲提要藏之篋中自備遺忘云爾而後人漫抗之

春秋之列又從而師之不亦僭乎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
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迂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
之然則去聖人一等卽未許擬春秋也至正統之辨尤多
柯格魯一同作正統論曰天下名實之淆自有正統始去
正統之名而後名實定帝則曰帝王則曰王高光崛起李
趙徬徨魏晉盜竊秦隋強梁偏安割據畫土分疆無所拘
滯安所紛擾哉此固出昌胤後之言亦諒非昌胤之所許
也

禹州紀年四卷 存

王聿修撰朱志經籍志謂戴州事自黃帝以來逮於國朝

止乾隆四十二年

凡州之大事以年紀之律修晉入部大業志屬後以所載不詳乃創爲是編其序謂經史子集擇其言之有證者然如少康中與紹舊都於櫟邑謂出左傳杜注考注疏皆未見此語不知所本按紀年少康中與紹舊都於櫟邑謂出左傳杜注說誤然其言實有所本據羅泌路史禹封高密以處於櫟是爲有夏曰夏伯後曰少康復禹之績以紹都於櫟注櫟今許昌陽翟再據竹書紀年啟元年癸亥帝卽位於夏邑大饗諸侯於鈞臺後曰少康自綸歸於夏邑箋云以啟饗諸侯於陽翟之鈞臺故知啟卽位於夏邑卽陽翟是也惟爲兩地故少康於夏邑曰歸也

夏邑與櫟同指陽翟一地是紹都櫟邑原本路史參以竹書益非孤證要與左傳哀元年伍員言合並足以證杜注之誤伍員曰昔有過澆豸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基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杜注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綸虞邑疏正義曰言有者皆是疑辭言有以示不審也惟於虞有未審故其謂綸虞邑漫無考定遂

誤西爲東矣是未悉少康復禹之績所由來也據竹書帝
舜十五年命夏后有事于太室箋謂禹以司空受封於夏
故稱爲夏后自後五十年帝陟三年喪畢禹卽位八年陟
凡四十七年而爲夏伯者三十六年再考禹受封在禹貢
豫州外方南則所謂避舜子居陽城受舜禪都陽城者仍
未出故封外是禹爲天子者止八年爲夏伯者總三十九
年也德澤之入故國深矣竹書禹居冀在元年卽位後箋
謂故城在陝州夏縣東北十五里去夏故國三百里許亦
西方也杜注少康事以虞綸爲在東者或因傳有斟灌斟
鄩皆在東故疑虞綸亦其附近耳不思少康方基澆澆使

椒求之豈越境能免故西奔於虞盟會圖疏云虞邑在洛
之嵩陽虞思以祖德在近故邑諸綸綸故密邇於櫟也文
獻通考輿地考嶺陽注夏之綸國唐縣有八風灘大谷山
又後漢書黃瓊傳瓊至綸氏稱疾不進章懷太子注綸氏
卽夏之綸國少康之邑也竹書紀年云楚及秦伐鄭綸氏
今洛州故嵩陽陽城是也與虞一域皆綸之碣注也知綸
之密邇於櫟則少康之締舊都收夏衆復禹績皆一貫事
矣唐高祖武德四年析陽城嵩陽陽翟三縣地置康城可
以見矣嗚呼少康中興亦古今一大事四千年來鮮能確
指其地惟伍員言之綦詳故會羣說以徵明之非止爲古

有夏先后爭墩也

續纂禹州志存葉縣志 確山縣志 淇山縣志八卷

碣嘉縣志四卷 景賢錄四卷存

王聿修撰景賢錄聿修晚年在潁南書院授徒時作分屬志力學敦倫守身寡慾謹言與人應世理家出仕其十編皆錄取經史子集中之嘉言懿行而未附以自證亦或入以俗說未足為典要者不止如朱志經籍志糾其謂董仲舒不窺園謂李園也然聿修在禹一老儒卑官而百餘年來婦孺皆知幾與馬文升等蓋其實行有足感人也

讀史錄要類編存

余六韜撰據朱志經籍志始漢趙元分主德將相賢能循良直諫孝友氣節先識知遇論辨教 法制達觀恬退閨範錄餘昏虐弊政奸邪聞人凡二十二門畧如宋陳樞通鑑總類明徐枋通鑑記事類聚之例攷六韜曾游學大梁書院從錢塘燕調元昌平陳浩問業故其著述亦具有師法也

四聲便覽四卷 歧韻備考二卷存

余六師撰據朱志經籍志六師父文龍得其祖正華論韻遺草數頁屬六師輯而成之收字根佩文韻府畫數務遵字典分部較易檢查其歧韻義同者則本音列前義異者

仍以韻先後爲序按此種書只一鈔撮力耳而甚有用亦未可沒也

恆齋詩草四卷

存

余六師撰據朱志經籍志詩多任興而作無意求工蓋自白樂天而後邵堯夫以擊壤集倡之故諸家有沿其派者按余氏世講道學故其詩派亦沿其緒然六師具有襟韻固不作我自行藏任天理也

農隙間窺四卷

余五辰撰據朱志經籍志原書敬教勸學敦倫崇德立家涉世雜引本七門其後五辰從子靖序謂分敬教勸學敦

倫涉世雜引四卷蓋後來所合併也

大中管窺二卷

席樹庸撰據朱志經籍志其書詰釋大義不求艱險而能得二書之意犁然有當於人心云

釋山家訓三卷

劉坦撰據朱志經籍志其書語意淺近而入理頗深蓋教戒之詞無取文飾也卷末白記云以付其仲女女夢人謂云人言汝父書過於剛直思之乃其真心所鼓正所長也所云雖不可知然亦頗爲有見按此夢語尙非過誕或坦自作評贊而託爲夢歟俞樾九九銷夏錄中有說夢歷載

有夢見前聖者謂此等事之有無只可以人爲斷矣

禹州山川考一卷 存

孫九同撰據朱志經籍志其凡例畧云山川脈絡支派非親歷不能詳舊志沿襲舊聞有一山而名稱不一至一二三見者有兩山合爲一山者至水之源流隨其盈縮而書之不特與山經諸書不合卽問之土人亦茫然九同躬爲考證窮巖絕壑無不親至又山川表例云山有位置水有源流仿山海經及水經先絜其綱乃徵諸書言山川者類記於下又折以己意入按中敘山先幹後支支山或連數山敘支山畢重接幹山敘水於細流入經流者曰入細流

與經流同者曰會昔有別名後合爲一者曰得其左右注者皆以方向別之凡紀山川自西而東遇交界於綱中提取或在兩縣界上則曰界某與某縣分水末復計經幾地行若干里以統計之按九同山川考具載入朱志中而以潁水之大遵用一統志並方輿紀要二書首致錯誤重其名而未勘其實也故此於志山水尤加審焉

方言一卷 佚

孫九同撰據朱志經籍志禹近嵩嶽地屬中方而鄉音里談雖百里有不同者密縣志有方音一卷九同因其同易其異補其所缺詳其所畧以爲一書按九同方言取自密

縣實則密之方音多似登泚而禹之方音多似襄邾惟因
密有成書易爲損益耳

春秋傳說授讀十二卷 存

余靖撰據朱志經籍志其子家永識云未獲發凡起例而
疾作遂卒述其言曰論語體也春秋用也能讀論語而後
能知春秋之義又曰春秋爲經左傳爲緯又必折衷諸儒
然後能得其要領云

六藝考畧一卷 存

余靖撰據朱志經籍志粗釋六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
數名義以教初學

宋五子言行錄一卷 存齋偶錄四卷 存

余靖撰雷時泰偶錄序稱爲晚年精力之所注者朱志經
籍志凡二冊上册爲格物辨古本大學辨晚年定論王學
辨大旨宗當湖陸氏下冊則雜繫條辨之詞中多有精語
名論可采按偶錄類爲擊掎陽明夏峯之言門戶太隘然
禹之余氏自忠莊而後忠孝傳家行已有恥世讀楹書青
衿如林惟靖以進士作宰尤爲亢宗其學政一本儒先雖
不通方亦可尙矣

忠孝堂古文一卷 存齋詩集一卷 存

余靖撰據朱志經籍志靖少從其族父珣學長與登封鄭

貴游深有得於宋儒之學其文淵懿樸實亦與南宋及有明諸儒爲近按靖古文篇目頗多未分卷渾曰一卷詩則無多

字義詳考

王作銘撰據朱志經籍志取字之通於俗用者而稍釋之攷作銘字警盤諸生工文有學行

詩韻審異

王作銘撰據朱志經籍志取韻之稍僻者而詁解之帝王世系考三卷

王作銘撰據朱志經籍志其書始三皇暨明代述其梗概

以便初學其卷首自言有條例八則今未見

經書璇珠字解一卷

王作銘撰據朱志經籍志取四子書詩書易禮及老子莊子素書中雙字及四字成句者類聚爲一編按爾雅釋訓篇述重語皆爲形容之詞至舉其文義有同異其子子孫孫以下三十二句敷衍詩義協於古音所以具訓於蒙士此編所采雖未能賅備姑取爲初學先導焉

音韻貫珠

賈椿齡撰每字或數聲每聲或數義以聲爲主以義從之編部以字畫多少爲次在昔功令有試律詩賦故士了於

此書皆手置一編卷帙簡於康熙字典而取其標韻繁於四聲便覽而取其釋義甚有用也

坦菴詩稿

劉方鎮撰方鎮字會昌號坦菴故以名其詩馬時芳挑燈詩話云詩草兩冊古體尤勝雄健有奇氣瓣香故在少陵耿與宗中州珠玉錄云擬古詠懷諸作蓋得之劉越石阮嗣宗山水遊歷之作則又派衍韋孟

杏菴詩草

羅汝霖撰汝霖字懋萬有月七絕詩百首雁字七律詩三十首名於時中州詩鈔有采取馬時芳挑燈詩話稱其詩

有巧思雋藻潘陸之裔載其題畫扇牧羊圖亦畧見一斑詩云素扇不盈尺丹青畫蘇武白草牧羣羊邊塞風色苦孺規爾何幸因之以千古君不見昂然七尺立荒陬漢節蕭條毛可數背後通國方垂髻問耶何處是中土

周易淺注

鈔本

馬時芳撰不錄十翼但注本經每卦渾說大義多不講象其爲哈哈詞有曰周易注參透了義文奧亦其得意之作也

論語義疏二十卷

石印本

馬時芳撰自序曰芳少從豫章省海先生首授以論語指

趣厥後歸屏居山麓益拳拳於舊聞間有會心卽記章末
丁丑夏守制喪廬苦塊憂戚之中思慮專一忽覺此心湛
然因念論語爲吾夫子講學之書乃義理之權衡不揣固
陋輒繼前筆逐章畧述其大義閱三月而畢名之曰論語
義疏自是反覆參訂屢加增刪又六年於茲適友人見之
曰子何以釋論語曰不拘舊說不執己見第虛吾心以吾
心想聖人之心想記者之心如周旋一堂面承訓誨如是
而已

風燭學鈔四卷

刊本

石印本

馬時芳撰自序曰芳竊不自意得讀夏峯孫子所輯理學

宗傳而深有以見夫人之不可不學也憶年二十時遊苑
陵於人家見是書拜求主人攜以歸奉如師保蓋至於今
四十有九年矣夫士子呶唔佔畢以媒利祿非學也乃有
讀聖賢書得其一二語孤持之刻己自矜而不切體諸天
命人心之本然若世俗所謂理學者世俗之所謂理學其
失有四而迂曲固陋不與焉曰矜高曰疏濶曰偏滯曰煩
急有一於此乖道揆矣學焉而弗詣其極猶不學也夏峯
輯爲是書指示周行審慎持權三致意焉讀之既久頗已
殘缺破裂就其存者日寫數行遂以成帙綴以鄙論以時
代爲序予老且憊力策餘光僅而爲此不敢仍其舊名名

之曰風燭學鈔又自跋曰大抵人性皆善無智愚流品之分但爭有志無志耳志立而學半古昔聖賢之書具在可考而知也凡予所錄老少男婦皆可與知農工商賈皆可與能誰不可爲理學者然理學之名古無有也曰理學不若直曰學古今同四海同無所標異也夫老少男婦農工商賈苟洗心滌慮有志於爲善去惡而求不失其性是則所謂學也已矣

樸麗子十九卷

刊本 石印本

馮時芳撰李棠階序曰先生宗尚陸王以慎獨爲本深造密詣浩然自得自有密之際以達於行習之間渾然一誠

之所貫而於世味則泊如於世機則豁如也慨夫世之儒者離性命與事功而二之遂致徂古非今失之迂談精說妙失之空曲謹小廉失之腐矜己傲物失之戾曲徑歧途紛然錯出而不可究詰於是儒滋爲世詬病而聖學幾不可爲先生憂之此樸麗子所爲作也今讀其書或寓言或正言或詼諧或莊論或談笑或涕泣上下古今洞悉夫治亂興衰成敗之故而該貫乎物理人情之微經緯條理燦若列眉要皆自道其心得蓋慎獨之功愈簡易愈真切愈精明愈廣大於世儒之病掃除而廓清之則自以隱合乎古人而超然於意言之表焉耳抑吾尤願讀是書者紀已

而力踐之以求得其所以然之故勿拘文而牽義勿執此而病彼則庶幾不失先生之微意乎

王琴林平泉遺書序畧曰先生少縱酒醉輒使氣中歲與名流角逐東浮海南過江北渡河行歌燕市迄無所得始痛折節爲學其學不淪幽渺不滯言詮外切求之人情世故而內直反之吾心自安峻者夷之隘者廓之間者溝之迂者徑之自是行千里皆坦途其於學以求樂學以解縛之旨一編之中三致意焉蓋深悟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歸於簡易樸實墮然幾無復壇宇之存而其中心藏之者則默以權畧機應空明澄澈自喜所未敢昌言譁衆者國

之利器不以示人誠慎之也其師法自蘇門以規陽明白沙而象山而堯夫明道而濂溪而文中子再溯郭林宗以薄張子房而衍演爲莊周老聃其崇論不諱魏武而更推轂司馬仲達姚廣孝間及劉寄奴賀六渾別出孤識以旌公孫鞅日以惻隱天性呼人惺惺顧又曰苦心太重不可以學道此則俟知者知耳綜覽先生述作以考班志固屬儒家者流而橫瀆以入雜家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每下愈況百姓與能及其至也上哲其猶病諸先生書大峽首樸麗子次則求心錄二者蓋數數增刪故傳寫多異同前光緒年間祥符王君渭春有樸麗子之刻乃依鞏

縣孫君子忠削本美哉猶有憾茲則先生晚年定論也凡十九卷

求心錄

石印本

馬時芳撰此書在禹者舊有手草四冊經亂後失去大約有所觸即時筆錄積久成帙始復分類城南郭氏所藏有前無後而鄆陵蘇氏所藏有後無前迄今未合爲完書也時芳自題曰冊中間有異論蓋本性之明覺不能自私未敢輕宣於人而筆之於書冀他日少少傳於世開世俗之翳蔽出叢棘適坦途他何恤焉又自跋曰是錄也各有所因無假思索動於心之不容已有因已有所得錄之以爲

記省也有因已有所失錄之以爲警惕也有因人之是錄之以爲師效也有因人之非錄之以爲鑒戒也有因古人愜於吾心錄之以爲規則也有因古人未愜於吾心錄之以爲考證也大都義必確切慎舉其辭用白淑其身且欲藉以粗明夫斯道云

馬氏心書四卷

刊本

石印本

馬時芳撰自序曰初予撰求心錄綿歷五紀文踰十萬巾間何所弗及大抵反身切己艱苦磨礪之言居多茲復手加編訂勒爲是書非關道之顯晦治之隆汙民生之休戚與夫一切大是大非之所存而然然拖千古之理者歟

刪節釐爲四卷其原稿使生徒子弟輩存之是書以寄後之君子

垂香樓詩稿

刊本

石印本

馬時芳撰時芳與禹牧熊之書相善熊曾爲垂香樓詩序時芳挑燈詩話稱其一日過余齋手披垂香樓自訂詩稿指張得篇曰不復能增減改竄一字至好好歌往復朗誦數四歎曰鬼送神輸見古意十五首振筆批其顛曰非十九首非陶非李非陳非張自成一家必傳之作至秋興合卷曰頗落宋人體格中美在旁曰宋人亦大不易及之書正色抗聲曰合兄詩在唐人中亦有數何論宋人遂去按

熊論各篇亦各有當惟張得篇恢張議論尙少格律其篇末曰此事亦偶然那足復相告殷殷向前諮道塗侯噤無聲立踟躕復前長跪手引裾先生卒無一言乎侯乃回顧而喝曰咄咄余何言子今者又多矣夫如此數句直是文非詩不得云不復能增減改竄一字也又時芳自序有云甲子冬遇許昌孫森圃前輩京師以其詩集見示知其深於詩者因出拙集呈校據評其端云氣息原本魏晉足見家學淵源再能錘鍊合格詩壇當自樹一幟如是則孫評固無溢辭矣

垂香樓文稿八卷

鈔本

刊本

馬時芳撰其文皆以明事理刊落枝葉直指本幹辭達而已若篇幅較大者則議論通曉敘次雅飭絕無講學家門戶拘泥之見語錄鄙俚之習於豫諸先正中頗似湯斌大都自道其心得非若文士之多勉強作應酬也

鳴竹隨筆

鈔本

聞雜隨筆

鈔本

黃池隨筆二卷

石印本

芝

田隨筆六卷

石印本

馬時芳撰

來學纂言一卷

石印本

馬時芳撰自序曰王劉諸生來學予既爲之記今將歸去與諸生別矣顧惟予懷頗覺有所未盡復爲文以畀之凡

十一首合前記總爲一通名曰來學纂言俾時省服以致予之惓惓若能專心致志無異同堂合席也按此書篇目曰來學記曰尊性曰協情曰篤親曰尙恥曰忘怒曰開愚曰輕利曰澹名曰反身曰寬路曰破拘曰警情

四家輯語

鈔本

馬時芳編四家者謂文中子周子程伯子陽明也時芳生平最服膺此四家書各爲提要鈎玄合成一編

挑燈詩話九卷

刊本

石印本

馬時芳撰自序曰予不敏頗留心詩道乙丑秋長夜寂寂偶檢得淨紙一冊隨意揮毫其言遂多倦欲卧顧視墨有

餘潘輒挑燈卒其事嗣後凡有所論述其涉詩者悉著於
編統名曰挑燈詩話凡若干卷夫詩三百我夫子蔽以一
言曰思無邪然則詩末也思則本也是編以言詩爲名衰
老拓落聊資陶寫流連風雅猥瑣諧笑亦不甚拘然於吾
道之源流自古政治之窾要與人生之得失時復粗舉用
以考德觀心且以質諸世之君子而芳也抱影空廬還念
疇昔班荆傾蓋或蘭臭之相同或萍踪之乍合一話一言
皆繫吾情故其間辭或刺刺不憚煩悉蓋亦竊比漁洋山
人感舊集之意云

風楹待月一卷

刊本

石印本

馬時芳撰首列理鬯和漁鼓曲次以時芳自作哈哈笑及
西江月詞更以鄭燮道情十首終焉書似遊戲而中多包
孕漁鼓曲尤爲傑作蓋以俚語寓南華之悒者也較歸莊
萬古愁曲曠達破牢騷徒取快口固當遠出其上

小眉庵詩稿二卷

原本

胡玉如撰其詩近體清麗工雅多可入摘句圖古體才力
稍薄卷首有洪符孫小序謂但少警策者殆指古體而言
也此稿久藏於家無見之者庚午十月田春同偶過市肆
得之故紙擔中將以造紙稍縱卽逝其有呵護之者歟

訓家瑣言一卷

詹永安撰其外孫田春同爲之序稱是編不外治已持家待人處事而有條不紊無辭不達已足不朽

可齋詩草一卷

鈔本

樊海瀾撰其詩骨清詞雅此卷乃其家居授徒時所作存之畧見豹斑

春秋通義四卷

鈔本

田廣華撰自序曰予館確山張氏得讀孔氏廣森春秋公羊通義竊謂孔氏主公羊以左穀通之不如主左氏以公穀通之蓋公穀義精左氏事詳因事求義尤爲有據也因取三家之說及近儒著述彙鈔之大書經文附以傳義其

不能通者刪之義明則法立法立則後人有所把持且於每公之末必總論列國盛衰治亂使其效驗不爽稿三易始成卽命名曰春秋通義示不敢異於孔氏也

四書人名考四卷

鈔本

田春榮撰自序謂取賈應劉氏論語正義江都焦氏孟子正義仁和梁氏史記仲尼弟子傳志疑漢書人表彙而集之多載別稱以期歸一又用德清俞氏莊子人名考例先題名某篇而後及其篇中人物次序井然義主匡俗正謬間付以己意閱二年餘始卒業

潛夫詩稿四卷

王熙運撰初熙運自編按年所作凡千餘首歿後檢除遺失尚六百一日刪存四卷熙運幼隨家諸兒入塾恆潛默不自襮表父琴林偶命學僮作聯出日月印萬川卽對曰鶯啼千里父始異之又出曰雪化添薪水乃對曰詩成贈故人則更異之以爲此子殆有思者故不板板求工而句法渾成虛實勻稱可與言詩矣未幾自呈所作春興八首步杜秋興原韻其詩高華朗潤父遂命之專力學詩而詩滋多於是矣有性情有識解有風趣要之自寫其澹蕩之懷者居多而悲下憫人之意亦時寓其中父執陳嘉桓聞其父摘誦所作雜感身世數聯歎曰傷心人別有懷抱也

父則曰吾昔閱子詩隨呈隨還時過輒忘及今闔閱乃歎昔所測子者尙未盡也只益我痛定思痛耳

列女傳解

吳桐鄉合虞韙妻潁川趙氏撰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

大中解

明陳經濟妻趙淑人撰

趙淑人詩集

陳經濟妻趙氏撰其詩集先已失傳康熙中劉玉成得鈔本於密歸以示禹人相與釀金而刻之道光朱志著錄尙存今已不見惟載於乾隆邵志尙有和杜秋興二首小圖

白梅舊庭吟絕命詩三首此外尚有嵌數目字七律一首
乃鬪巧之作人喜傳誦後來劉玉成有和章淑人晚年自
號梅竹道人故其抗節絕命詩有曰兒孫欲覓魂歸處梅
月霏微竹影邊則淑人之人與詩概皆清品然其清而不
寒雅健深醇故是名貴之選爲可尚也

勸俗法言 體心家訓

清劉之何妻董氏撰董氏入列女傳

甘茶女士詩一卷 鈔本

馬靜君撰素君號甘茶女士時芳女弟適邴李氏詩本家
學五七律皆多名句自序曰昔受風詩見里巷謳吟出於

婦女爲多是知賦詩見志雖婦女未嘗或禁也予雖不敏
聞父兄說者多矣針織之餘亦間從事焉自以爲無足輕
重率多散佚今三姪公馭來見予詩而喜之請以存者次
於冊非敢言詩聊存鴻爪沙跡於天壤云爾

小法華亭詩稿四卷

女士王瑞萱撰禹白清世二百餘載女子惟馬甘茶有詩
後無繼者而甘茶之詩止長近體其古風多雜俚語瑞萱
古作殆爲過之近體佳者間有微惜曹學士廣權摘賞其
茄聲與世詠纏綿句爲深得怨而不怒之惜此外亦有批
賞歿後伯父禁林憶其送春絕句曰燕子亦知春事短銜

藏花片畫梁西謂此詩識也春事短者其夭兆花片者其遺稿耳

幽憂子十卷

唐書作三卷

唐范陽盧照鄰撰據新鄭縣志唐詩人傳云照鄰病去官隱具茨山下手足孿廢乃著幽憂子十卷自以當高宗時尙吏已獨儒武后尙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今在集中

按照鄰隱具茨山新鄭密二縣志皆載之此山陽屬禹陰屬新鄭密照鄰死於潁是寓禹非新鄭密也而禹舊志寓賢又入鼂冲之經籍志並收具茨集攷具茨集所

往還皆在新鄭則冲之寓新鄭非禹也今禹志存照鄰其書亦依舊錄入若冲之則人與書並刪去示不敢掠美也

楊文公別集

韓城集

潁陰集二十卷

宋蒲城楊億撰據文獻通考經籍考楊文公刀筆十卷引陳氏曰別集者祥符五年避讒佯狂歸陽翟所作也君可思賦居其首周密浩然齋雅談坡公謂陳師中曰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記此說極佳故王筠以一官爲一集楊大年亦然所著有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簷集之類簡齋所謂一官

成一集盡付古闕文沙是也則韓城集爲在陽翟作信矣又穎陰集二十卷據狐壤續志潁川潁陰縣有狐宗鄉潁陰故城開封府禹州東南四十里則潁陰亦應在禹作惟邵志有說苑朱志有談苑未知所據確否姑從闕如

徽府書目一卷

見葉昌熾藏書紀事詩

蟋蟀經二卷

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引讀書敏求記蟋蟀經二卷予昔藏徽藩芸窗道人五綵繪畫本爲季滄葦豪奪去

披葉德輝書林清話徽藩所刻書有錦繡萬花谷前後

續集一百二十卷又有列子亢倉子老子諸本傳於世亦有惠士林之一端不容湮沒者故附記之

空同子一卷

明大梁李夢陽撰其書化理篇二物理篇一治道篇一論學篇二事勢篇一異道篇一凡六目八篇崆峒山在禹治北乾隆邵志謂崆峒子文集爲李夢陽寓崆峒山著考夢陽空同全集六十六卷但論文集亦孔富矣安得謂均在此山作卽空同子一卷本編入空同集中亦未必果作於此或亦如王士禎之號漁洋山人耳夢陽後人迄今尙有住禹者且家譜井然故父老相傳數百年無不知李空同

在崆峒山讀書者而夢陽傳中曾不之及而歷次禹志均收爲寓賢亦足以補史傳之缺夢陽生於大梁其上世已居扶溝其北地之號特以繫舊籍耳其墓在禹文人多知之其後人至今在禹則知之者鮮矣空同子旣以地名其書故雖辨乾隆邵志之夸亦姑徇道光朱志之例以空同子從幽憂子存錄

椒葉生集二十卷

秀水張鼎文寓禹州撰

尙書廣聽錄五卷

清蕭山毛奇齡撰奇齡欲注尙書而未及因取舊所雜記

者編次成書名曰廣聽用漢志書以廣聽也奇齡嘗語其門人曰尙書事實乖錯如武王誥康叔周公居洛邑成王迎周公留召公皆並無此事是書之意大約爲辨證三代事實而作初作於禹州繼撰於嵩山凡屢易稿至作尙書冤詞訖而始刪成五卷其堅護孔傳至謂安國解舜典文與周禮同者乃相傳之虞禮並非出周禮夫杞宋無徵孔子已歎不知相傳之虞禮竟出何書可虛辭求勝不顧其安耶然於名物典故則引據考證時有可採置其臆斷之說而取其精核之論於經義亦有所補也

四庫提要

詩話 毛詩寫官記四卷

毛奇齡寓禹時撰謂州有誦詩者與之講論作詩話毛詩
寫官記考奇齡著書關於詩者自毛詩寫官記外有國風
省篇一卷詩札二卷詩傳詩說駁義五卷白鷺洲主客說
詩十卷若毛詩寫官記則皆自記其說詩之語凡一百八
十八條取漢書藝文志武帝置寫書之官語爲名自序謂
依汝南太守聽寫官言詩憶而錄之蓋寓名以爲問答猶
之或問焉耳按奇齡自述早年著毛詩續傳三十八卷其
稿已失後乃就所記憶者作國風省篇詩札及此書
大兵出關錄

毛奇齡撰此書記清兵故事乃吳偉業所言奇齡在禹州

偶憶其語雖失其記然約略大概也

傳信錄二十五卷

灤州趙御衆輯御衆爲孫奇逢高弟是錄乃御衆晚年手
輯夏峯遺書師明淵源略備於此禹州馬季吳爲御衆外
曾孫御衆著書悉歸之季吳以授其孫時芳更加刪定而
附以己意釐爲八卷稱其莫非濬發性始允愜乎天理人
情之至埽糠粃出精鑿措之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斯
其所以可貴也學者讀此編進而讀夏峯之書則於道思
過半矣

夏峯答問六卷

趙御衆輯馬時芳刊

困亨錄五卷

趙御衆撰是編乃其所手訂凡五冊亡其一舊藏馬氏逮馬時芳又加刪節爲約編二卷而稱其取義於易爲一生致力處其言明白懇至可以啟迪後學奉爲圭臬蓋沈浸於天人性命之旨深矣錢儀吉嘗以是錄教其子謂誠切於體玩探其旨趣得一言之守可以克私從理庶幾有昭然發蒙時其服膺是錄者至也

佛指錄一卷

趙御衆撰錢儀吉稱其寥寥數則不及困亨錄之詳

山曉堂詩集五卷

趙御衆撰是集分體編次乃御衆手訂全軌所校讐藏馬時芳家時芳復加澄汰得百五十一首刊以行世序稱其詩有珠玉之光鼎彝之色由其所蓄者厚也又言詩非其致力特寄意耳然就以詩觀如日月琴聲淫哇都廢與白沙姚江嗣音矣

友棠樓集

盧龍韓鼎業撰乾隆邵志著目載其重九後一日遊存真宮和郭大僕韻二絕句

吾心齋文集

河內鍾國士寓禹撰乾隆邵志著目

鈞談錄 卷

上蔡張沐主講丹山書院時撰四庫存目

東窗餘墨一卷

汲李時燦主講潁濱經舍時撰

河南禹州地圖一幅

長沙曹廣權官禹州知州時製自序曰今之州縣猶古郡國考其風土利病盈虛之實以治事設教相民經野土地之圖不可缺畧也廣權於光緒辛丑知河南禹州事蒞治覽舊志所載輿圖刊於道光初載迄今將及百年簡而不

備廼自爲條例置儀器分授州人士之明地理者測其廣輪度里山脈水道勘準全域復里剖甲分使人就所諳釐析補繪於是形隘壤地村井道路差能備覩然按而徵之以施事實猶苦不密適用求當日益周咨於戶版之聯教育之區分土壤之辨察物產之調查以及勸墾植濬渠田發甘藏督警徼循視計畫之際隨方確證因事別爲之圖閱四年凡改訂者十數幅較之往昔庶稍加詳矣乙日以游歷考察政事去禹將就前所經驗編爲學治錄以資詢訪屬草麤具因圖稿累疊恐易散失丙午航海東遊遂先縮集爲一幅附列土地農產統計總表同鑄印之以俟

博達求治之君子加審正焉

學治叢錄 卷

曹廣權官禹州知州叢集其批牘公文湘潭王闖運爲之序曰自來論政者無不以牧令爲意而今之說不然或求之民或求之君自江南亂定以來所見達官貴人辯士妖夫多矣輒曰國勢岌岌天下無材間與之陳治本憂吏道則曰君言是也退而考其行讀其書則目營四海心騫八極何世人之盡狂歟彼唯有求富貴之心以牧令唯供其指揮爲不足羨也昔陳弘謀一代名臣治官書動曰不肖州縣府道以上則不敢矣卿貳曹郎則尊奉之此其所以

備迺自爲條例置儀器分授州人士之明地理者測其廣輪度里山脈水道勘準全域復里剖甲分使人就所諳釐析補繪於是形隘壤地村井道路差能備覩然按而徵之以施事實猶苦不密適用求當日益周咨於戶版之聯教育之區分土壤之辨察物產之調查以及勸墾植濬渠田發甘藏督警徼循視計畫之際隨方確證因事別爲之圖閱四年凡改訂者十數幅較之往昔庶稍加詳矣乙日以游歷考察政事去禹將就前所經驗編爲學治錄以資詢訪屬草麤具因圖稿累疊恐易散失丙午航海東遊遂先縮集爲一幅附列土地農產統計總表同鑄印之以俟

博遠求治之君子加審正焉

學治叢錄 卷

曹廣權官禹州知州叢集其批牘公文湘潭王闈運爲之序曰自來論政者無不以牧令爲意而今之說不然或求之民或求之君自江南亂定以來所見達官貴人辯士妖夫多矣輒曰國執岌岌天下無材間與之陳治本憂吏道則曰君言是也退而考其行讀其書則目營四海心驚八極何世人之盡狂歟彼唯有求富貴之心以牧令唯供其指揮爲不足羨也昔陳弘謀一代名臣治官書動曰不肖州縣府道以上則不敢矣卿貳曹郎則尊奉之此其所以

爲名臣歟今始有樊雲門自知縣至藩司日日以縣政爲重要履行其治疆官民皆知有民事及不合將免官乃亦言新學矣曹君東瀛亦由中書改官知州補禹州未期年書來言治狀不歉於外而有樂於政心竊異之以爲庶幾其良吏也未幾聞已去官則尤異之以爲衆醉獨醒宜乎其不能久也旣而其弟梅舫以部郎久直樞筵亦被擠補外人皆曰曹氏兄弟好異不宜仕於是梅舫以書來呈其兄書襍述爲令長所行事大要不出於富教二端初不求異而適有以自異異乎其不慕富貴而若有樂於令也世情恒妒人之所樂則務牽曳之使入於京塵而無以慰豫

民之心與奪樊於陝正同然後足以窮吾留意牧令之意而四海八極之憂乃囂囂其未已覽是編者狹隘瑣小曾不足留意焉知其爲天下之大命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今令左季高與瞿子久絜短較長則必有間矣而其大樞垣踐協揆碌碌無所短長一也世之輕州縣羨富貴者亦將有感於斯文光緒三十四年十有二月庚申王闖運序

鈞■瓷說一卷

曹廣權撰見物產志

廣種椽樹育山蠶說一卷

曹廣權撰

訓俗書擇要一卷

曹廣權輯

再
原
元

